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惊涛骇浪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河族



族长

钩星



副族长

豹毛



巫医

泥毛





武士

灰池　莎草涓





波掌　芦苇尾

雾脚　天心





银溪　黑掌

甲虫鼻　蛙跃





响肚　石毛

藓毛





学徒

巨爪　荫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 惊涛骇浪 ：美绘本 / （英）艾琳·亨特著 ；狼羽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9
ISBN 978-7-5148-8897-3

Ⅰ. ①猫… Ⅱ. ①艾… ②狼… Ⅲ.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105450 号

JINGTAOHAILANG
（猫武士）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夏明媛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75
版次：202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6 千字	
ISBN 978-7-5148-8897-3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惊险夺鱼 / 1

第二章　营救被困族猫 / 14

第三章　结盟 / 25

第四章　独当一面 / 39

第五章　边界守卫战 / 54

第六章　沉痛的反思 / 64

只要你能在维持和平与捍卫族群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
那我认为，你将会成为河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族长之一。

If you can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keeping the peace and protecting the Clan,
I think you'll be one of the greatest leaders RiverClan has ever had.

——泥毛



第一章　惊险夺鱼

河水冰冷，豹毛爬上岸的时候几乎喘不上气了。她抖散皮毛，跳步钻进森林让自己暖和起来。林子里应该会有鸟雀想在寒霜下找遮蔽处。

她爬上蕨丛簇簇的森林斜坡时，芦苇尾与烬曙赶了上来。豹毛回头望去，嫉妒扎疼了她的肚子。蛙跃正停步下来，让藓毛先跳过一截突出的树根。藓毛亲热地朝他眨眨眼，而后两只猫一起跳步向坡上赶来。

本来应该是我的。这个念头令她屏住了呼吸。

在蛙跃与对族群的责任之间，豹毛选择了后者，那蛙跃现在过得更快乐吗？要是藓毛对蛙跃的情意，超过了豹毛曾经对他的情意呢？藓毛是一只漂亮的玳瑁猫，她胸口的白毛看起来与鸭子翼下的绒羽一样柔软。豹毛屈起爪钩插进土里，努力抑制强烈的嫉妒之情。她已经做出了抉择，就得背负抉择活下去，不能抱怨，不能让自己的心沉湎于悔恨之中。

前方蕨丛窸窣作响，烬曙绷紧了身子，芦苇尾竖起颈毛。影族的气味扑面而来。前方几棵树长外的矮生灌木微微颤动。地面上响起脚步声，一团灰色毛发从蕨叶间扑出来，是一只闯出藏身处的影族猫。他转个弯奔过森林地



面，身后的蕨丛里有更多皮毛蹿了出来。

豹毛注视着他们。影族猫似乎毫不在意他们惹出了多大的响动。一只兔子蹿出蕨丛试图逃命，踢得身后落叶飞舞。但影族武士们已经靠近了猎物，他们得意扬扬地吼叫着，合拢了包围圈——区区一只猎物竟驱动三名强壮的武士一齐逼上前去。头顶上方，枝条间的鸟儿们惊慌失措地扑打翅膀，豹毛抬起头看着它们飞走了。要过上好一会儿，才会有猎物敢回到这片森林里。正当豹毛喉中升起怒意时，影族武士们追上兔子，其中一名咬死了猎物。

烬曙嘶吼起来，芦苇尾想冲上前，豹毛挥起尾巴挡到了他面前。

“停下。”豹毛命令道。她别无选择。“钩星给了他们在此地狩猎的权利。”

“他们获得的是河流里的狩猎权，不包括森林。”芦苇尾厉声说道。就在此时蛙跃和藓毛也与队伍会合了。

蛙跃朝芦苇尾眨眨眼。“你难道不希望他们抓兔子，别来祸害鱼吗？”他轻声说，“反正我们基本不怎么吃兔子。”

“那他们非得大呼小叫地抓兔子吗？”芦苇尾低吼道，“我们该教教他们怎么狩猎才不会吓跑别的猎物。”

豹毛咕哝一声。“他们才不管这些呢。”她说道，“反正把我们的猎物全吓跑以后，他们还可以回自己的土地上狩猎。”

芦苇尾用力甩动着尾巴：“钩星还要允许这种情况持续多久？”

“和平总是胜过开战的。”蛙跃说道。

芦苇尾转向他说：“当和平等于挨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谁会挨饿呢？”蛙跃问。

“我们，如果这个秃叶季不好过的话。”芦苇尾厉声说。

“但我们能怎么样？”烬曙也加入争论，“看看风族拒绝断星以后都遭遇了什么吧。”

豹毛气上心头，爪子刺麻。为什么高星会允许自己的族群被轻而易举地赶走？她宁肯拼死搏杀，也不愿接受此番奇耻大辱。

其中一名影族武士叼起兔子，领着其他猫往森林深处走去。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河族狩猎队的存在。

芦苇尾低吼起来：“他们至少也该感谢我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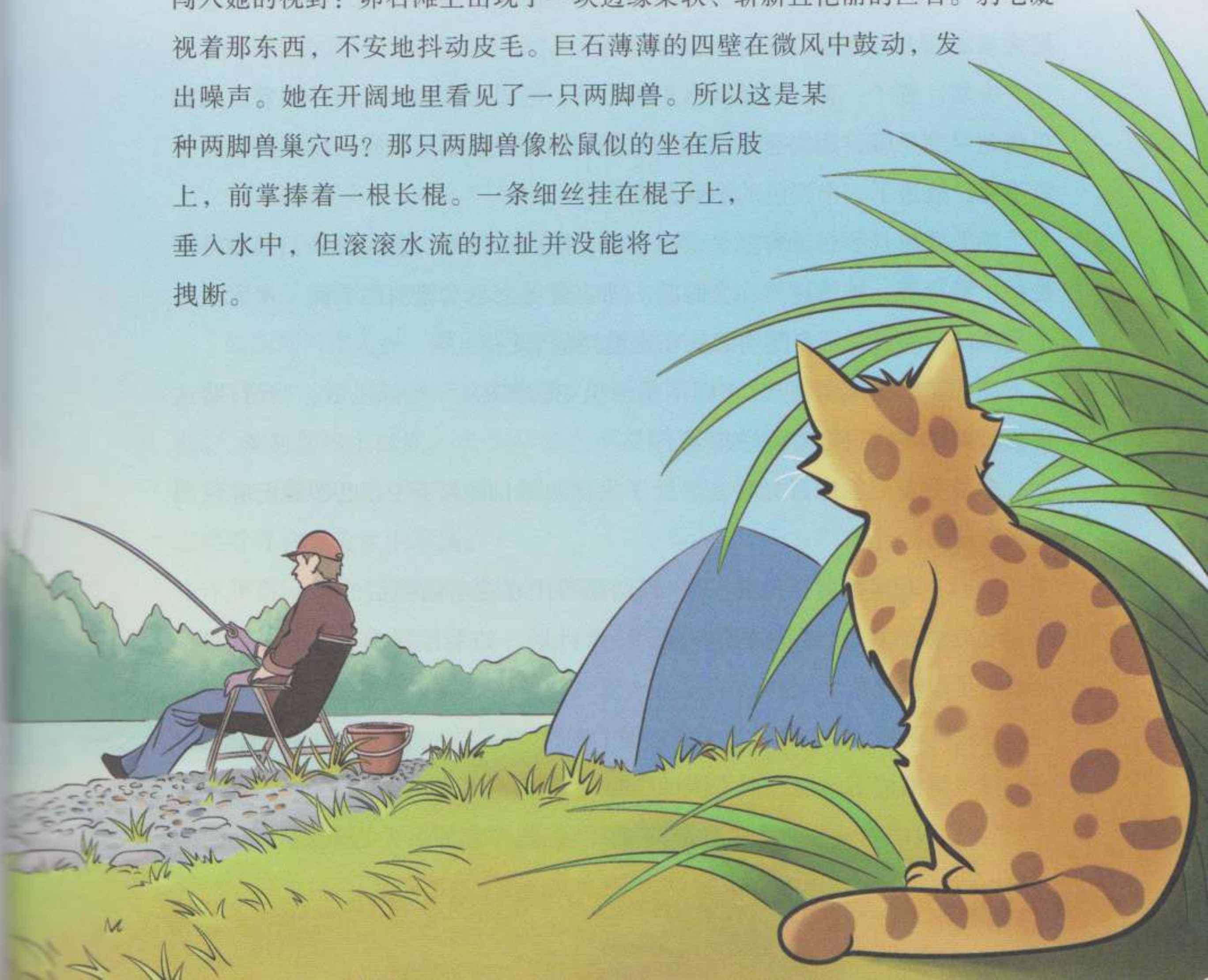
“我打赌他们甚至连感谢星族都没说过。”藓毛嗤之以鼻。

蛙跃目光锐利地瞥了她一眼。

豹毛感到某种希冀。藓毛对芦苇尾的赞同让蛙跃感到失望了吗？但紧接着她便提醒自己：蛙跃的想法与她无关，她早已做出了决定。族群利益高于儿女情长。在豹毛内心深处，她也是赞同藓毛的——影族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可她现在是副族长，也就是说，自己必须支持河族族长。她抬起头。“我们必须尊重钩星的决定。”她与蛙跃目光相接，满意地看到对方赞许地朝自己眨了眨眼。“走吧，”她转向河流，“再想在这里狩猎也无济于事了。我们去找鱼吃。”

豹毛朝上游走去，那边河流更宽阔，也许会有鱼群在缓缓流水中犯懒。

她钻出树林，这里河岸宽广，一直从森林边缘延伸到水畔。古怪的景象闯入她的视野：卵石滩上出现了一块边缘柔软、崭新且艳丽的巨石。豹毛凝视着那东西，不安地抖动皮毛。巨石薄薄的四壁在微风中鼓动，发出噪声。她在开阔地里看见了一只两脚兽。所以这是某种两脚兽巢穴吗？那只两脚兽像松鼠似的坐在后肢上，前掌捧着一根长棍。一条细丝挂在棍子上，垂入水中，但滚滚水流的拉扯并没能将它拽断。



芦苇尾停在豹毛身旁。他对两脚兽产生的兴趣似乎胜过了紧张："它干什么呢？"

"只有星族知道了。"豹毛喃喃道。她烦恼极了。森林里已经遍地是影族猫，现在河岸又被两脚兽占据了。

"那是什么？"看到艳丽的巢穴，烬曙向后退去，低声嘶吼。

"两脚兽似乎在这儿扎了营。"豹毛对她说。

"我们需要将这事汇报给钩星。"蛙跃说道。

"可以晚些再报告他。"豹毛懊丧得爪子发痒，"我们现在还是往下游走走看吧，总不能空着脚掌，一只猎物也没有就回去。"正当她转身要走开时，细丝抽动起来。它猛地往水中钻了钻，仿佛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拉扯。豹毛停下脚步，惊慌沿着尾巴炸开，她看着两脚兽后掌直立跳起来，开始用力抓住棍子。棍子像结满果实的树枝一样弯曲，两脚兽攥住长棍，奋力想将棍尖从水面上方挑起。是有鱼想偷走细丝吗？

突然，棍子一弹，有鱼从水里跳出来，绝望地在细丝末端扑腾着。两脚兽将鱼晃到身旁，用肉乎乎的脚掌抓住。接着，它放下长棍，将鱼从细丝上取下来，放进了一个橙色的小容器里。

豹毛绷着身子想看看里头还有什么，她后掌撑地，直起身来，好看得清楚些。紧接着，她惊诧地睁大眼睛。那容器像个小水塘似的装满了水，里头全是鱼。两脚兽肯定自黎明起就在这里捞鱼了！

诧异转眼变成了怒火。"怪不得河里空荡荡的！"她低吼道，"我打赌这只两脚兽已经偷我们的鱼好些天了！"

烬曙循着豹毛的目光看去，肚子发出饥饿的咆哮声："也许我们应该到浸水草甸去抓青蛙。"

豹毛望着暗姜黄色母猫。"一只两脚兽坐在这里偷我们的鱼，我可不会跑去吃青蛙了事。"她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计划。如果计划成功，他们带回营地的鱼足以喂饱整个族群。

烬曙眨眼看她："我们怎么阻止得了呢？"

芦苇尾愤愤不平地蓬起了浑身皮毛："我们可以将它赶走。"

"我们没法将一只两脚兽赶走。"薛毛说道，"它那么大的个头呢。"



“我们可以把它引进森林，然后把它的棍子推到水里去。”蛙跃提议。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的鱼偷走。”豹毛扬起尾巴。

烬曙似乎大吃一惊：“怎么偷？”

豹毛看向颜色明艳的巢穴：“我们只要将它的注意力吸引开一段时间，就可以把鱼从容器里叼走了。”

狩猎队员们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但蛙跃的眼神亮了起来。“那是个好主意。”

藓毛似乎一头雾水：“我们怎么才能引开它的注意力？”

“你可以和蛙跃、烬曙与芦苇尾一起攻击那座巢穴。”豹毛对她说，“那肯定能让两脚兽离开容器，我去把鱼偷走。”

“听起来很危险。”藓毛皱起眉。

“两脚兽动作可慢了。”芦苇尾激动地揉搓地面，“而且我们有五个。”

烬曙舔舔嘴唇。“值得一试。”她小声说，“我们甚至连脚掌都不用打湿。”

蛙跃显得若有所思。“你需要猫在一旁协助。”他对豹毛说。

“我自己就行——”

蛙跃打断她。“我去帮豹毛。”他看了看藓毛，“可以吗？”

藓毛眨眼看他，眸中闪过不安。“可以。”她轻声说道。

蛙跃朝河岸走去，蹑足躲到石滩边缘的草丛后。豹毛不禁感到一阵得意。

“要小心。”豹毛告诫其他猫，“一旦两脚兽靠近你们，就跑到森林里去。”她匆匆追上蛙跃。公猫从颜色鲜亮的巢穴后头溜过去，躲在一块离容器只有一条尾巴远的岩石后。两脚兽的目光锁在垂入水中的细丝上，专心致志地看着它在流水中漂荡。

芦苇尾、藓毛与烬曙朝明艳的巢穴蹑足靠近。豹毛等待他们各就各位的同时，蛙跃的气息缭绕在她左右。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蛙跃温暖的皮毛贴在自己身上的触感了。她做那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蛙跃轻推她一下：“准备好了吗？”

“好了。”队伍已经抵达巢穴旁。他们期待的目光落到豹毛身上，她亮出利爪，弹弹尾巴，示意他们开始进攻。



芦苇尾直立起身，高呼一声将爪钩插进巢穴壁里用力拉扯。藓毛与烬曙也又撕又拽，唾沫横飞，仿佛在进攻一只恶獾（huān）。

两脚兽扁平的脸庞僵住了。它瞪大凹陷的眼睛猛地扭头张望。巢穴在它身后颤抖，薄薄的四壁前后扑打，仿佛被河水搅动的水草。看到撕扯自己庇护所的武士队伍，两脚兽后肢着地跳起身来，尖声大叫。

“快！”豹毛扑向容器，后腿撑地向内探去。她的爪钩插进一条扭动的鱼体内，试图将它拽出来。但这条鱼太重了，她无法独自抬起。“帮我一把。”她对蛙跃说道。

公猫已经探头进去咬住了鱼身，正努力将它拖过容器边缘。鱼受了惊动，扑腾着从他们的尖牙利爪下逃脱。豹毛又抓住另一条。她后腿撑地，有些踉跄，努力保持自身平衡。她没料到已经被抓住的鱼也会挣扎得这样厉害。

两脚兽正朝烬曙扑腾两条前肢。它两条后腿轮流蹦来蹦去，像只狗似的又叫又吼着朝队伍徒劳地挥舞前掌，却不敢靠撕扯巢穴围墙的队伍太近。

豹毛往容器深处探了探，后掌踩着地面抻长了身子，奋力想再抓一条鱼。“抓一条!”

但蛙跃愣住了，脚掌僵硬地垂在容器边缘。

“快帮我抓一条!”豹毛试图捕捉他的目光，但蛙跃正盯着队里其他猫。他惊慌失措地奓（zhà）开皮毛，豹毛随着看去。两脚兽拾起了一根粗棍子——末端有一根利爪般弯曲的尖枝。它将木棍举过头顶，朝芦苇尾挥去。

“快跑!”豹毛高呼。

芦苇尾往后一跳，险险地避开在一根胡须外与他擦身而过的木棍。他奔向树林。烬曙紧随他跑开，回头望了一眼两脚兽的棍子，瞪大的眼里流露出惊慌。那根棍子仍在他们身后挥舞着，一次次劈开空气。

“藓毛!”蛙跃惊恐的叫声尖厉地在豹毛耳中响起。

藓毛正拼命想将爪子从巢穴围墙上取下来，但她被缠住了，如何拉扯都无济于事，颜色艳丽的围墙在她的扯拽下伸展变形，但怎么也撕不开。两脚兽又一次举起棍子，朝她挥去。

蛙跃扭身奔去，如飞鹰一般扑向两脚兽。他撞到两脚兽后掌的背侧，让它失去了平衡。当两脚兽踉踉跄跄地想站稳时，蛙跃跳到藓毛身旁，用牙齿

撕扯巢穴壁。就在两脚兽稳住平衡的同时，藓毛脱开了爪子拔腿逃开。两脚兽跟着追去，但母猫迅速消失在了树林里。

豹毛将自己的注意力拽回鱼上。她必须抓住一条才行。这是她的计划，她不能任由计划就这样失败。豹毛跳进容器里，四只脚掌都被扭动扑腾的鱼淹没了。她用前掌抓住一条大鲑（guī）鱼，它挣扎着想逃脱，但被豹毛用力攥住了。接着，她后腿向上撑，想将鱼举过边缘。容器开始有些歪斜，她屏住呼吸，仍将鲑鱼紧紧抓住。容器砰的一声歪倒在地，豹毛和鱼都被摔到了卵石滩上。水从鼻子上泼过，涌进了她的眼睛里。但她没有放开鲑鱼，反而一边将它按在地上一边踩稳后掌，然后把牙齿插进鱼背，咬死了它。

“快离开那里！”蛙跃的叫声让豹毛抬起了眼。蛙跃正飞速朝她奔来，两脚兽带着棍子笨拙地追在后头。

豹毛僵住了。她必须将猎获带回营地。其他鱼在她周围无济于事地扑腾着，她与蛙跃目光相接。对方似乎读懂了她的念头，于是他脚步放缓，抓住鲑鱼的尾巴帮她将鱼从河岸上拖过。

豹毛的心脏疯狂跳动，几乎像是要炸裂开，但她不能松开嘴，哪怕两脚兽已经踏着如雷的脚步声越发靠近。他们齐心协力将鲑鱼从混乱挣扎的鱼群中带走。两脚兽脚步沉重地向他们追来，掌中棍子一次次劈开空气。只要他



们能将鱼拖进水里，两脚兽肯定就不会再穷追猛打了！但水面边缘仍在一条尾巴远的距离之外。他们能赶在两脚兽的棍子抡过来之前下水吗？

她使出更大的力气拖拽，鲑鱼从卵石滩上磕磕碰碰地越过。两脚兽眼中闪着灼灼怒光。它高举棍子，眼看就要砸到他们头顶上来。

接着，它的目光掠到了其他猎物上。剩下的鱼在卵石上绝望地扑腾，朝水畔越靠越近。两脚兽惊慌地瞪大了小眼睛，将棍子一丢，抄起容器便蹲下身去胡乱抓取逃命的猎物。

豹毛越发用力拉扯大鲑鱼。蛙跃与她一起将鱼拖向水中，过程中不时与她身体相撞。涉入浅滩后，他们扎进河心的水流里，将鲑鱼紧紧叼住向对岸游去。

两只猫将鲑鱼拖进芦苇丛中，放到对岸的草地上。豹毛此时已气喘吁吁，她放开鱼，往后坐下来平复呼吸。

蛙跃倒在她身旁。“我们做到了！”他兴高采烈地叫道。

“我们的队伍呢？”豹毛从芦苇间望回去，目光搜寻着河流上下。看到三个脑袋在水流中起伏着朝自己靠近，她这才心头一松。芦苇尾率先爬上岸，烬曙与藓毛跟在他身后，三只猫从苇丛间挤过，来到草地上。

她迎上他们：“你们都还好吗？”

“我们没事。”烬曙喘着粗气。

蛙跃匆匆赶到藓毛身旁，俯下身去检查母猫刚才那只被挂在巢穴壁上的爪钩。“有被撕裂吗？”他紧张地问。

“没有。”藓毛安慰他说。她舔了舔脚掌，但蛙跃将她的脚掌拉向自己，动作温柔地替她清理了起来。

藓毛羞怯地瞧了他一眼，转开目光。

看到他们对彼此深切的关怀，豹毛的心扭成一团。曾经，蛙跃也是用这般温存的眼神看着她的。悲伤汹涌而来，让她一时闭上双眼。接着，豹毛抖散了毛发。这是她的选择。她不会去后悔，也不会怨恨蛙跃与藓毛。“我们把这条鱼带回营地去吧。”

芦苇尾两眼闪亮。“等告诉族群我们用机智赢了两脚兽，还不得惊掉他们的下巴！”

豹毛身子一僵，朝他看去："我们不能说。"

他皱起眉："为什么？"

豹毛皮毛刺痛。"如果我们告诉了他们，别的猫或许也会去尝试。"她对他说。

"这事真挺危险的。"蛙跃表示赞同，"藓毛完全有可能丧命。"

"我们是脱身了，"豹毛挥舞尾巴，"但要是有学徒也打算冒这个险呢？他们可能不会这么走运。"

芦苇尾低下头："我想你们说得对。"

烬曙皱起眉："那要撒谎说是我们抓住的吗？"

"这不比鼓励我们的族猫去冒险更合适吗？"豹毛迎上她的目光。

"我猜是吧。"她不情愿地认同了。

蛙跃瞅了一眼鲑鱼。"我不喜欢向族群撒谎，但如果那等同于为我们的族猫规避未来受伤的风险……"他的声音小了下去，仿佛他并不完全肯定。

"这是最好的做法。"豹毛扬起下颌，"再说了，这条鱼能喂饱半个族群。喂养族群比任何事都重要。"

藓毛瞥一眼蛙跃，仿佛在寻求安心。

蛙跃温情地对她眨眨眼。"我们把鱼带回营地吧。"他说，随后俯下身去将鱼背咬在齿间。

他们终于将鲑鱼放在猎物堆旁时，豹毛的脖子已经酸痛难当。就算有蛙跃、烬曙和芦苇尾帮忙搬运，这条鱼依然很沉重。别的狩猎队伍带回了几只鸟、几条鱼，但和一旁的大鲑鱼相比，这些猎物都显得渺小起来。族猫们钦慕的声音回报了他们将鱼带回家所费的这番气力。

"你们是怎么抓住这么大一条鱼的？"柔翅绕着鱼打转，激动得尾巴直打战。

波掌舔舐嘴唇："今天你可是有星族在护佑啊，豹毛。"

豹毛不自在地扭动脚掌。或许的确是星族将他们领向那座两脚兽巢穴的。

钩星步入营地，齿间叼着一只麻雀。微光皮、水獭斑和刺牙跟在身后。河族族长是队伍里唯一叼着猎物的猫。

他将麻雀放在猎物堆上，冲鲑鱼点点头："你们是在峡谷里抓到它的吗？"

"在上游。"豹毛告诉他。

"靠近香蒲丛的地方。"芦苇尾补充说。

"团队合作很优秀嘛。"钩星似乎很是赞赏，"你们肯定最少用了两只猫才将它制伏。"

豹毛瞥向蛙跃和藓毛。"是整支队伍一起努力的结果。"她说道。

巨爪与荫爪从族猫之间挤出来，对鲑鱼一通嗅闻。

"我们在峡谷里没见过这么大的鲑鱼。"巨爪说道。

"我能吃一口吗？"荫爪饥肠辘辘地轻声问。

"给鸟鸣和耕尾送些去。"钩星告诉她。

暗灰色学徒急切地将牙齿插进鲑鱼脸颊上，要扯下一大块肉来。"啊呀！"她一缩，尖叫着猛地扭开身子，舌头绕着嘴舔了一圈。"它咬我！"荫爪哭叫道。

豹毛慌张地抽抽尾巴。年轻母猫的嘴唇上渗出血色。她看向鲑鱼，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鱼肯定已经死透了。会是什么伤到了学徒？罪恶感在豹毛的皮毛间炸开火花。

钩星小心翼翼地嗅闻鲑鱼的脸颊，然后用一只爪子挑了挑。他慎重地拉出了一条长长的银色尖刺——长刺弯曲，末端带有倒钩。豹毛皮毛灼烫。那只两脚兽肯定是用这个尖爪钩将鲑鱼从水中钩起来的。她瞥一眼钩星，想知道他有没有猜出来。很快她就知道了，事实不言而喻。

钩星胡须抽了抽，眼中亮起好笑的神色："所以你们是在河里抓住这条鱼的，嗯？"

豹毛看着自己的脚掌。"算是吧。"她咕哝。

蛙跃僵直地抬高下巴。"这条鱼是我们从两脚兽那里偷来的。"他承认，"过程很危险，我们不希望其他猫去尝试。"他严肃地看向荫爪和巨爪。"藓毛差点儿丢了性命。"

藓毛对族猫眨眨眼。"没有那么严重，"她迅速说，"而且蛙跃救了我。"

豹毛一挥尾巴。"那只两脚兽从河里偷走的鱼有一池子那么多。"她说

道，“我们只是在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两脚兽！”水獭斑愤愤不平地蓬开皮毛，“它们总爱拿不属于它们的东西。”

刺牙朝豹毛点点头：“你把这条鱼抢回来，干得真漂亮。”

赞许的呢喃声如涟漪般在猫群中传开。

豹毛感觉松了口气。“我不喜欢说假话，”她坦白，“但我想保护自己的族猫。毕竟这种狩猎方式有风险。”

钩星对她眨眨眼：“下一次，让我来决定族群该听到什么说法。”



豹毛歉疚地低了低头。

钩星检查过鲑鱼后，从鱼腹上撕下了一块肉，抛给荫爪。“给鸟鸣和耕尾送去。”他重复道。

荫爪叼起肉快步走开，河族族长则开始将鲑鱼撕开，把一份份鱼肉传递给各位族猫。他们带着各自的食物来到空地边缘，坐下开吃。

豹毛留在猎物堆旁，族猫们大快朵颐的场面让她心满意足。今晚不会有猫肚子空空如也了。她看着蛙跃与藓毛带着一块鲑鱼肉来到营地围墙旁的一片草地上坐下。豹毛情难自已，回忆起从前蛙跃蹲伏在她身旁时皮毛间的暖意。之前蛙跃满怀激情地加入她的计划，让希冀油然而生，此刻她却只觉得难堪。他当然会更喜欢藓毛了。藓毛能把所有时间都倾注在他身上，为他生育幼崽。何况藓毛还性情温和，容貌姣好。

但我才是他的第一选择。这个念头让豹毛感觉好过了些。蛙跃曾一度为她倾心，那就够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我得全心全意为有朝一日成为族长做准备，这是为了河族的福祉。

“豹毛。”钩星的声音将她从思绪中剥离。族长正用尾巴示意她从猎物堆旁走开。

钩星带着她来到了族长巢穴，点头让她进去。豹毛钻进巢穴，一头雾水。他为什么会想与自己私下里谈话呢？

“有哪里不对吗？”钩星跟着进来时，豹毛问道。巢穴里更暖和些，柳树构成的围墙替他们挡住了寒风。

钩星对她眨眨眼，绿眼在阴影中亮着光。“你们在外面狩猎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豹毛不安地抽动皮毛：“只有一支在森林里狩猎的影族队伍，但他们有许可，所以我没去找他们麻烦。”

钩星低声咕哝着转开了目光，看起来有些忧虑。

“出什么事了？”豹毛追问，“你决定不再允许影族猫在我们的领地上狩猎了吗？”希望让她心跳加快。早该这样了！

“还没有。”钩星眼神严峻，迎上她的目光，“断星被逐出影族了。”



豹毛一愣，惊诧万分："被逐出去？"

"雷族与影族族猫一起把他赶走了。"他告诉豹毛，"断星现在是只泼皮猫，夜皮会成为影族的新任族长。"

夜皮？然而豹毛的思绪略过了这条新闻，转向更重要的事项。"那就是说，我们与断星的协议失效了。"她高声说着，心头雀跃，"影族必须停止在我们领地上的狩猎行为！"她热切地看向钩星。"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族群公布消息？"豹毛问，"我们得组织更多边界巡逻队，让大家都警惕着点儿。我可以——"

钩星目光突然犀利起来。"目前不要做出任何改变。"他告诉她，"我们应该等着看看接下来的情况。"

"等？"他在说什么呢？"这是行动的时机。我们必须向影族和雷族展示河族的强大。"

"我们还是先看事态走向，再来做出决定。"钩星对她说，"目前，我们暂且将这消息保留在你我之间。对我们来说没有改变。河族很安全。"

"但能安全多久呢？"

"等到了河边再谈过河的事吧。"钩星从她身旁走过，"我要去尝几口你带回家来的鲜美鲑鱼了。"

豹毛看着族长低头钻出巢穴，腹中被担忧搅得一团糟。河族，安全？倘若雷族与影族沆瀣（hàng xiè）一气，那河族大概就和落进狐狸巢穴的幼崽一样安全吧？



第二章　营救被困族猫

次日上午寒意褪去，天气暖和了些。芦苇被霜冻打蔫了，软趴趴的，泥土与霉菌的气味又一次在营地里弥漫开。巨爪与荫爪正给长老巢穴送去新鲜的苔藓。泥毛攀在柳树高处，从枝条间搜集蜘蛛网。豹毛已经派了一支边界巡逻队和两支狩猎巡逻队出去，还安排藓毛去跟黑掌和莎草涓一起，捆扎芦苇加固育婴室围墙。

豹毛想让藓毛留在营地里不是没有原因的。她担心自己昨日的妒意太过明显了。这份难堪让豹毛皮毛发热。她需要让藓毛和蛙跃看到，无论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她都能安然接受。

豹毛目光越过空地，与藓毛相接。她弹弹尾巴示意母猫。

藓毛正在将柳树茎条编织到育婴室侧壁上，看到示意她放下茎条，快步穿过营地。“什么事？”她走近问道。

豹毛将她带到莎草墙旁一处僻静的地方。“你想帮我给族群再带回来一条鱼吗？”豹毛低声问。

“去狩猎吗？”藓毛神色愉快，“当然。”

“就我们俩去。我们可以从两脚兽那里再偷一条鱼回来。”豹毛冲藓毛眨眨眼，“那毕竟是我们的鱼。”

“但你说那样很危险。”

“对学徒来说或许是。”豹毛瞥一眼巨爪，后者正把旧的垫窝材料从长老巢穴往外拖，“但我们是武士，而且之前就这么做过，所以这一次应该会更轻松。”豹毛这回不打算把鱼从容器里往外拖。现在她知道把容器直接打翻，将鱼倒出来更轻松。

“当然，队伍里只有我们俩的话，就只能偷条小一些的鱼了。”那倒没关系。要紧的是让蛙跃看到她是喜欢藓毛的，喜欢到愿意带藓毛去执行特殊任务。这应该能让他明白，自己一丁点儿都不嫉妒。

藓毛眼中闪动着不安："你真的认为，我们俩就能成吗？"

"当然了。"豹毛朝通道走去。

藓毛跟上来："你想让我像上次那样摇晃两脚兽巢穴吗？"

"不。"那样做太危险。"我们等两脚兽为别的事情分心就好。我们打翻容器带走一条鱼花不了多长时间。"

"好的。"藓毛扬起口鼻，神情坚定了些，"我们再带一条鱼回去，蛙跃一定会高兴的。"

豹毛弹弹尾巴。她暗想：我邀请你来帮忙，也能让他舒心。

到了岸边，她们蹲伏在树林边缘的灌木里。豹毛高兴地看到那只两脚兽又回来了。它坐在水畔的一个树桩上，从棍子上垂下一条细丝。它那座颜色明丽的巢穴没有挪动过，不过昨天巡逻队留下的裂口被一片补丁盖住了。她猜两脚兽不会料到还有猫前来。它大概觉得他们吓慌了神，不敢再回来。再说了，她们俩今天会更机灵，行动也更迅速。两脚兽动作太慢，肯定没法阻拦她们再偷一条鱼。

容器就在两脚兽旁边，豹毛能看到里头有深色的暗影游动——这只两脚兽倒是给自己准备了一场盛宴。就算少了一条，它也不会介意的吧……

"它在装死吗？"藓毛盯着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两脚兽，它那对小眼睛迟钝地盯着前方。

"它肯定是想骗过鱼。"豹毛猜。望着满满当当的容器，她不得不承认，这只两脚兽大概比看上去更聪明。

她身边的藓毛一僵："它动了！"

豹毛心跳加速，看着两脚兽将棍子搁在一块石头上，后肢撑地起了身。它转向巢穴，消失在里面。她屏住呼吸，以为它会再走出来，但并没有。相反，巢穴颤动起来，仿佛两脚兽在里头忙着别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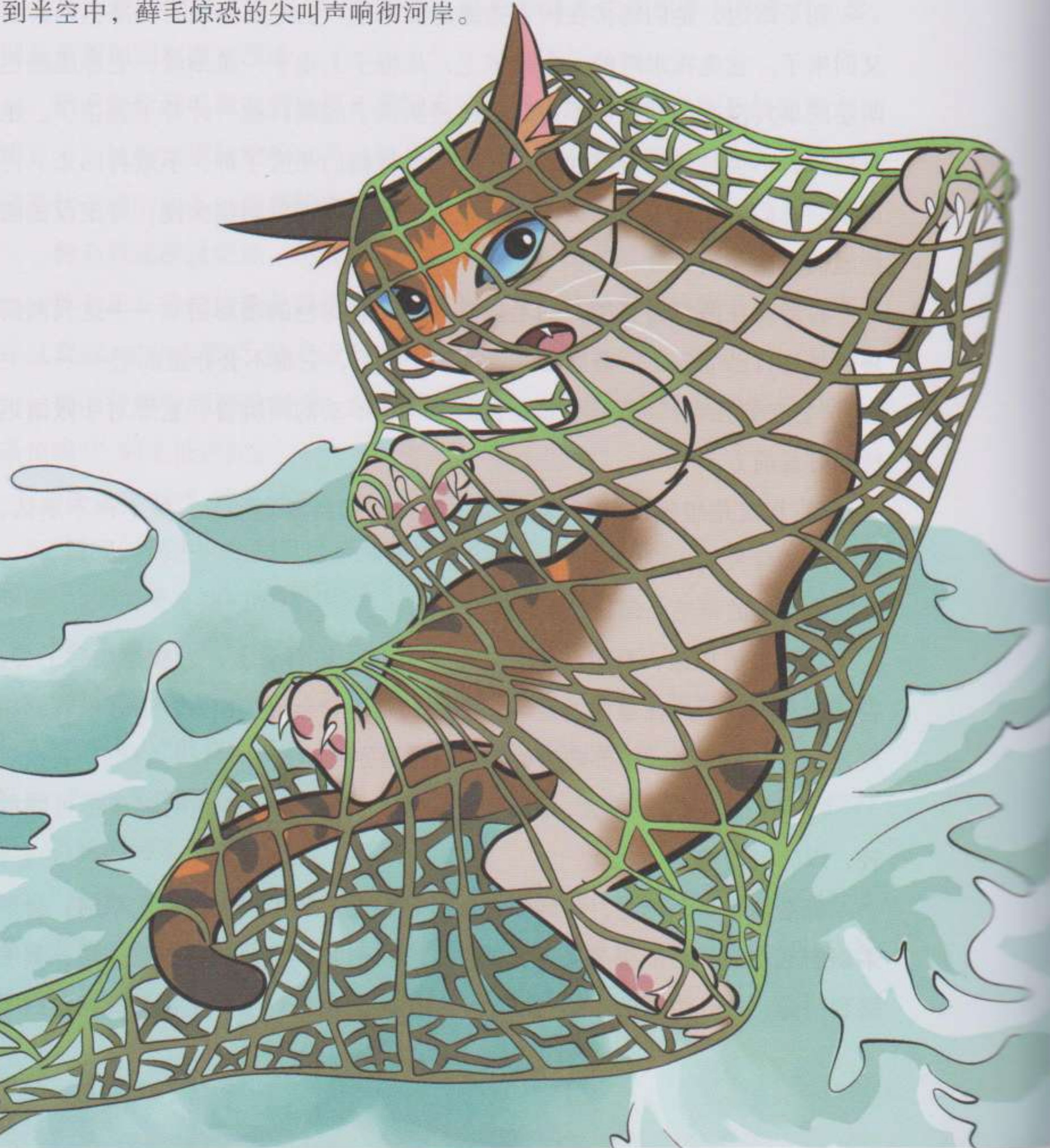
"快！"豹毛向前奔去，蹿下河岸，越过卵石滩，奔跑的脚步尽可能放轻，以防制造响动。

藓毛从她身旁跑过，令她惊诧地抖动皮毛。豹毛还没到巢穴跟前，身形柔韧的玳瑁猫就已经绕过巢穴，抓住了容器边缘。容器砰一声被拉翻，藓毛跳到一旁，避开泼洒的水流和哗啦啦倒出来的鱼。豹毛心生钦佩，她明白了

蛙跃为什么会喜欢蘚毛。这只母猫的勇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蘚毛甚至都没瞅亮色巢穴一眼——等豹毛奔上前来时，蘚毛已经抓住了一条泼到卵石滩上的鱼。

“等——”豹毛的后半截喊声被堵了回去，巢穴抖动起来，两脚兽直扑而出。它举着一根长棍，棍头是张密密实实的网。恐慌在豹毛腹中涌动，她眼见着网鼓鼓囊囊地对准蘚毛，向下一罩。

蘚毛抬起头，爪下仍按着那条鱼。她惊恐万状地睁大眼睛，网子已经将她兜住，困在当中。她丢开鱼去撕扯密网。紧接着两脚兽举起棍子将蘚毛抄到半空中，蘚毛惊恐的尖叫声响彻河岸。



蘚毛惊惶的目光朝豹毛转来。豹毛向后退却，几乎喘不上气来。蘚毛像条鱼似的在网中扑腾，却让自己越缠越紧，而豹毛与蘚毛一样无计可施。

我都做了什么？

“快跑！”蘚毛尖啸道，“别管我了！你快跑！”

豹毛迟疑着。她该跑掉吗？她是副族长——她怎么能允许他们最强壮的武士之一被两脚兽抓走？可是，眼见着蘚毛挣扎，豹毛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让这只母猫脱身。她惊慌地想：我需要帮助。她对蘚毛高喊着，承诺自己会回来，同时拔腿向树林奔去。

豹毛冲进树林的保护中，回头看向河岸，在喘息之下低声咆哮。她看见两脚兽抓着带网的棍子钻进了艳丽的巢穴。“狐狸心！”窃取河族的鱼还不够——这只两脚兽还想偷走河族的武士？蘚毛被抓住了，它会伤害蘚毛吗？它肯定会为被偷走的鱼大动肝火。它会不会把这怒气撒到蘚毛身上？

豹毛拔腿狂奔起来。她必须回家去。她必须去求援。

她冲过入口通道，钩星抬起眼来。族长匆匆站起，丢下原本在与田鼠掌和杉皮分享的鳟鱼，快步上前迎接她。长老巢穴外的耕尾抬头停止梳洗，看过来的犀利目光中充满好奇。豹毛强迫自己放平毛发，不自在地环顾空地中分享舌抚的族猫们。她庆幸大部分猫似乎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她。

钩星赶到她面前，豹毛压低音量，悄声说道：“蘚毛被一只两脚兽抓住了。”她咽下愧疚。她干吗要提出这么危险的任务呢？她怎么会觉得再到两脚兽营地去会是个好主意？

钩星迅速将她领到武士巢穴的一边，避开族猫们的听力范围。耕尾一时眯起了双眼，但很快便继续梳洗起来。“告诉我怎么回事。”钩星命令道。

“我们本来要再去偷一条鱼。”

“可是——”

豹毛打断了他。“我知道。”她飞快地说，“这很危险。我只是想……”她迟疑了。她不能承认自己将蘚毛带去只是为了证明她没有心生嫉妒。什么样的副族长才会仅仅为了挽回自尊，将族猫置于险境？豹毛羞耻得皮毛灼烫。“我以为不会有事，”她低声说，“我们之前也做过，我本想着这次会更

容易些。但那两脚兽有张网，它把藓毛捕到了网里，带进它的巢穴去了。”

武士巢穴突然哗啦啦一阵响，蛙跃奔了出来。他一定透过围墙听见了对话。他惊骇地瞪着眼睛，朝豹毛大骂：“你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

豹毛瑟缩起来：“对不起。我——”

他没有住口，依然火冒三丈地啐着唾沫：“你为什么要带她去那里？你根本不在乎她会不会受伤，是吗？”

豹毛颈毛倒竖。她当然在乎！藓毛是她的族猫，也是名武士。他说得好像豹毛把一只无助的幼崽引诱进了两脚兽营地一样。“我们是在为族群觅食，”她厉声为自己辩解，“我为什么不该带上藓毛？”

蛙跃此时浑身颤抖。他那烈焰般的愤怒似乎崩解了，只剩一堆灰烬。“因为她怀着我的孩子。”他撕心裂肺般哑着嗓子说道。

豹毛盯着他，心中震惊不亚于被蛙跃用利爪挥了一把。他的孩子？她从没想过他们已经结为伴侣了。她的心直往下沉，似乎跌破了胸腔。突然热浪席卷过她的毛发。她拼命地提醒自己。她是副族长，日后会成为族长。

而那也就意味着，她不能允许自己的任何族猫受到伤害，更不必说是一名怀了河族后代的猫后。

豹毛看着钩星。“我要回去救她。”她说道。

“你不能独自去。”钩星告诉她，“带上田鼠掌和杉皮。”

“我也要去。”蛙跃低吼道。

钩星与他目光相接。“你留在这里。”他告诉灰色公猫，“你无法清楚地思考，而这又是项危险的任务。交给豹毛就好。”

蛙跃一怔：“可是——”

“如果有谁能将她救回来，那非豹毛莫属。”钩星望着豹毛，“如果你们在夜幕降临前还没回来，我会再派出一支队伍。”

“没有那个必要。”豹毛决心笃定，力量如火花般在她的皮毛间炸开。就算赌上自己的性命，她也要将藓毛救回来。她瞥了一眼蛙跃。公猫眼中的怒意比利爪更加尖锐。“我会把藓毛带回来的。”

豹毛向田鼠掌和杉皮示意，两只猫从餐食旁一跃而起，穿过空地。“我们要去救藓毛。”她一边对他们说，一边赶往通道口。



豹毛在领着队伍前往河畔的路上解释了发生的情况，并竭力将蛙跃怒视她的神情与他成了蕨毛幼崽的父亲的事实抛掷脑后。她要将精力都放在挽回错误上。她要带蕨毛回家。

“那肯定是蕨毛在叫。”三只猫蜷缩在岸边的蕨丛后，田鼠掌低声说。

他们正盯着两脚兽巢穴。低微的哭喊声透过薄薄的围墙传来。蕨毛听起来害怕极了，但依然怒意十足，不愿屈从。很好。豹毛感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

“我们怎么把她弄出来？”杉皮问。

豹毛扫视巢穴，兴奋地发现底部有一道裂口。“这些围墙很薄，容易弯曲。”她小声说着，回忆起昨天蕨毛和其他猫轻轻松松便将围墙撕开了。“如果底部的缺口能容我们的口鼻穿过，那我们就能从下头钻进去。”

杉皮眯眼从巢穴旁望过去，紧张地竖起皮毛：“那里有只怪物。”

豹毛循着他的目光看去。一只雷鬼路怪物安静地坐在离巢穴一棵树距离的河岸上。

“它睡着了。”豹毛告诉他。但愿它能长睡不醒。

“那只两脚兽呢？”田鼠掌问。

他话音未落，两脚兽便从巢穴前部钻出来，大步朝怪物走去。

“快！”豹毛看到了机会，立刻拔腿飞奔来到巢穴围墙边。她将一只脚掌从下方伸进去，轻盈的触感让她深感庆幸。要把缺口撬开简直轻而易举。她拉开一道裂口，将口鼻探进去，接着往下一阵扑腾钻进了巢穴内。

她眨着眼睛好适应内部古怪的橙色光晕，杉皮与田鼠掌也跟着她扭着身子钻了进来。

“豹毛！”蕨毛在巢穴一角嘶吼道。她依然被困在网里。“我出不来。”

豹毛向她奔去，仔细检查那张网。她顺着一缕缕细丝看下去，发现丝线扭结到一起的位置被某种粗壮的藤蔓缠住了。如果她能够切断藤蔓，就可以将网打开。“盯着点儿两脚兽。”她对杉皮说。

杉皮冲向巢穴入口向外张望，田鼠掌也快步赶到豹毛身旁。

“帮蕨毛把她自己解开。”豹毛命令道。她开始啃咬藤蔓，田鼠掌则用爪子钩住网，小心翼翼地将它挑起，好让蕨毛的脚掌从重叠的网眼里脱出来。

豹毛抬头看向杉皮。“两脚兽在哪里?”

“怪物旁边。”杉皮说道。

豹毛的心在胸腔内怦怦乱跳。她又一次啃噬起藤蔓来，藤蔓开始被一点点磨断。欣慰在她的胸中涌起。她用力扯了扯，接着继续咬，感觉藤蔓变得越来越细，直到最后终于啪嗒一声断开。激动的心情在她腹中翻涌。她将藤蔓扯开，拉拽网子，好为藓毛打开逃生的通道。

“两脚兽过来了!”杉皮惊慌的声音令豹毛毛发竖立。她的爪钩卡在了网子里，豹毛奋力想将它们扯出来，恐慌霎时蔓延到全身。

藓毛用鼻头挑开路朝前钻，像新生的幼崽一样扭动着身子往缠结的网子外挤。杉皮从入口处向后退，颈毛高耸，喉间有隆隆低吼作响。

豹毛又拽了一把网子，爪钩脱了出来，欣慰顿时如洪水将她淹没。她让开位置，方便藓毛钻出来。玳瑁母猫扭动着脱开了身，后腿踢了几踢，将最后几缕网眼踹开。

“我们赶紧出去。”豹毛往巢穴围墙底部的缺口处点点头，示意另外三只猫。田鼠掌用口鼻将缺口推开撑住，让藓毛钻出去。



"你跟上。"豹毛将杉皮推向缺口处。血流在她耳中咆哮，以至于她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此时她已经能听到两脚兽的声音了——那硕大的脚掌踩着鹅卵石，咔嚓直响。杉皮匆匆钻了出去，豹毛推了田鼠掌一把，要他跟上。田鼠掌消失的瞬间，豹毛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号叫，她转过身去。

两脚兽正站在入口处低吼着。它向豹毛扑来，挥舞着脚掌要抓她。豹毛后肢踩地直起身，愤慨地嘶吼着向两脚兽挥掌。她感觉对方的肉在她的利爪下被撕裂了，两脚兽尖叫一声向后缩开，震惊地盯着她。就在对方迟疑的瞬间，豹毛转身将口鼻拱到围墙的缺口下。她强行往外钻，胸口随着恐惧一阵阵抽痛。成功来到巢穴外后，她环顾四周，欣慰地看到田鼠掌和藓毛已经奔向了蕨丛。

杉皮在等她："你还好吗？"

"我没事。"她一弹尾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公猫转过身从河岸上奔过。豹毛紧随在后，鹅卵石在掌下咔嚓作响。两脚兽在身后号叫个不停。豹毛钻过蕨丛后回头望了一眼。两脚兽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队伍追来，狂怒之下，两脚兽脸色阴得可怕，深陷的双眼中闪烁着愤恨。

"继续跑！"豹毛高喊着在藓毛、田鼠掌和杉皮身后飞奔。他们横冲直撞地从蕨丛中奔过，跃上河岸跑入森林。她跟随他们飞跑，一次次用力从森林地面上蹬过的脚掌感觉如同有火在烧。她不敢回头望。

"走这边。"豹毛加速跑到前方，领着队伍沿一条小路跑，从羊齿蕨丛内穿过，然后转弯绕过一片片黑莓丛。最后，她感觉肯定已经甩掉了两脚兽。

豹毛放慢速度转过身。藓毛匆匆在她身旁刹住脚。田鼠掌与杉皮也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

田鼠掌回头看了看，嗅尝过空气后说道："我们把它甩掉了。"

藓毛身子摇了摇。

"你受伤了吗？"豹毛担心地冲她眨眼。

藓毛抬起一只前掌，脚掌已经肿了起来。"卡到网子里了，"她说道，"我觉得大概是扭伤了。"

豹毛与她目光相会。"我很抱歉，"豹毛低声说，"我根本不该带你再回

那里去的。”

“族群在挨饿。”蘚毛对她说。蘚毛眼中没有半分指责的意味。“我们也该让那只两脚兽知道，鱼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抵达营地时，蛙跃正在入口通道外徘徊。看到蘚毛一瘸一拐地朝自己走来，他两眼一亮，快步迎上前推开田鼠掌，替蘚毛撑住体重。

豹毛一阵难过。蛙跃甚至没有瞧她一眼。

他们走进营地时，湖光正在翻猎物堆。她抬起头，看到蘚毛瘸着腿向巫医巢穴走，急切地竖起了耳朵。“你救了她。”她咕噜着赶上前去与杉皮打招呼，同他触碰鼻子。

钩星正在空地里打转。他扭过身，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欣慰。“她没事吧？”

“我觉得只有一处扭伤。”豹毛告诉他，“等泥毛给她做完检查后，我再告诉你更多信息。”蘚毛与蛙跃已经消失在了巫医巢穴里，豹毛疾步跟上。

“做得好。”钩星在她身后喊道。

“谢谢。”罪恶感刺痛了豹毛的肚子。如果她没有把蘚毛带到两脚兽营地去，他们就根本没有开展救援行动的必要。她俯身钻进巫医巢穴。

她的父亲正在检查蘚毛的脚掌。“用一些紫草应该能起到舒缓作用，再加上一剂橡树叶药糊就好。”他轻声说着，朝药草库存走去。

豹毛来到蘚毛身旁。“你感觉如何？”她的目光掠向蘚毛的腹部。

蘚毛难为情地动了动：“我没事。”

“你在发抖呢。”蛙跃不安地将鼻头贴到母猫脸颊上，“你应该休息休息。”

泥毛回头看了一眼。“她可能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他说道，“帮她找个窝睡进去吧。”

蛙跃用鼻子轻推蘚毛，让她到最近的窝里去。母猫笨拙地转着圈在芦苇中歇下，蛙跃则谴责地瞪了豹毛一眼。“她完全有可能被杀死！”他立着颈毛朝豹毛走来。“她完全有可能会流产！为了什么？就为了从两脚兽那里再偷一条鱼吗？真的有那么值得？”

豹毛口舌发干。自己犯下了错误。坦然承认会好一些吗？“我只是——”

“别对她这么苛刻。”藓毛看着蛙跃，“她救了我。”

“她害你被抓了!”蛙跃尖刻地说道。

藓毛目光一沉。“她又没有强迫我去。”藓毛说道，“是我自己想去的。我愿意和别的武士一样喂养我的族群。我是怀了我们的孩子，但我还没进育婴室呢。”藓毛将脸庞转向豹毛。“谢谢你，”她说道，“你回来救我真的很勇敢。”

“我不能把你丢在那里。”豹毛对她说。

“但你来救我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藓毛眨眨眼，“请替我向杉皮和田鼠掌也表达感谢。”

“我会的。”豹毛对玳瑁猫油然而生一阵亲切。豹毛低了低头，看了泥毛一眼，退向出入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等你给她治疗结束后，请告诉我她的情况。”



“当然。”泥毛安慰地对她眨眨眼，“我很高兴你平安无事。”他用亮着微光的双眼注视了豹毛片刻，随后转回身去看药草库存了。

豹毛俯身钻出巫医巢穴。泥毛小小的安慰让她皮毛生暖。父亲与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每每产生分歧，她也知道，泥毛并不支持她出任这项新职务，这些都让她深受煎熬。但泥毛毕竟是她的父亲，哪怕双方意见不合，他也总归是关心她的。

但说到另一边，豹毛清楚，蛙跃得要好一段时间才会原谅她。可她已经尽全力去修正错误了。也许有一天，蛙跃会看清的。

巢穴外，云层间开始漏出一缕缕阳光。豹毛顿住脚步。回营地的路上，一个念头始终纠缠着她。她一开始怎么会做出如此冒险的决策？她很清楚，聪明的武士应当远离两脚兽，可她却先后领着两支队伍去盗取两脚兽的猎物。她皱起眉。自己怎么就不能抵抗成功狩猎行动的诱惑呢？

驱使她的并非贪婪，也不是坐享其成的怠惰。只是因为秃叶季很快就要到来，那时猎物会变得稀缺。再过几个月，族猫们就会挨饿，因此他们需要所有能获得的猎物。但影族和两脚兽都在窃取猎物，雷族又在边界上持续施压，河族武士怎么才能抓到足够的猎物呢？

她必须说服钩星相信，河族没有选择，必须夺回他们输给雷族的土地，也得开始把影族从河族的领地上往外撵。只有这样，这个族群的生存方能确保稳固。

第三章　结盟

豹毛抬眼看向夜空。族猫们都在睡觉，柔和的鼾声从一座座巢穴内传来。云层遮蔽了月色。快下雨了，等到早晨，河里必定会涨水。

她感到一阵刺痒的懊丧。自从将藓毛救回来后，这些天里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与钩星讨论夺回河族领地的事。也许这样更好。他之前就总不接受自己的建议。

豹毛背向巫医巢穴，穿过空地。她之前将脑袋探进巫医巢穴里去查看了藓毛的情况。猫后睡得很熟，蛙跃在藓毛的窝铺旁打着盹儿，下颌搁在一旁。阴影中几乎看不出泥毛的存在，但当他从药草上抬起头看向豹毛，对她和蔼地眨眼时，豹毛看见了他闪烁的眼睛。她点头回应后便轻步溜了出来，不愿打扰藓毛休息。

现在她该检查营地了。豹毛沿着围墙悄无声息地迈步，张开嘴巴嗅尝空气，寻找任何不寻常的迹象。她得记下，要组织一支队伍去给育婴室搜集新鲜的垫窝材料，把里头的蜘蛛网和积灰的芦苇清理出去，收拾妥当以备藓毛入住。营地里又一次迎来幼崽是件好事，哪怕这些幼崽只会提醒她，蛙跃现在心里只有藓毛了。

豹毛走近出入口时，灰池对她点了点头。暗灰色母猫和银溪一起坐在通道口守卫。灰池显出了老态，浅色的灰毛点缀在她的皮毛上。灰池已经到了该搬去长老巢穴的时候了吗？豹毛打算让这名武士自己做决定。她点头回应。

豹毛走到跟前时，银溪起了身。“你该去休息休息。”银溪对豹毛说，“你从黎明起就一直没合眼了。”

“我只是想出去检查一下。”豹毛知道，确保营地安全后，她才能睡得踏实。

“外头有钩星呢。”灰池告诉她。

豹毛惊诧地竖起耳朵。她还以为钩星在族长巢穴里睡觉呢。“他出去很

久了吗？”

银溪往通道里瞥了一眼。“没多久。”她说道，“钩星说他想去伸展一下腿脚。”

豹毛钻过芦苇通道，循着通道那边草丛内的小径前行，环顾四周。钩星正坐在河畔。河水从族长身旁流过，水面平滑而阴沉。豹毛靠近时，钩星转过头来，绿色的双眼如同小鱼游动着的鱼塘一般闪闪发光。“嘿，豹毛。”

“嘿。”她坐到钩星身边，凝望河流。澹澹涡纹与潺潺水声抚慰了豹毛的心神。这是自她出生起就伴随耳畔的声音。就连现在，水声中似乎也仍和着同窝伙伴们轻柔的呼吸，还有微光皮稳定的心跳声。“我以为你睡了。”她望着钩星的眼睛。这是讨论影族问题的好时候吗？“有什么事让你睡不着吗？”

“没有。”钩星注视河流，“藓毛安然无事。我们的族猫肚子也都吃饱了。”他话音一顿。“有什么事让你睡不着吗？”

豹毛迟疑了。她不可能找到比此时更适合与钩星探讨的机会了。她瞥了族长一眼。“族群吃饱肚子的状况能持续多久呢？”

钩星身子一僵，回避了问题：“你是在担心秃叶季吗？”

“如果我们没有与影族分享猎场，我就能少担心一些了。”

钩星没有看她。“我不会违背自己达成的协议。”钩星柔声说道。

“但你是与断星达成协议的。”豹毛提醒他，“而现在他已经消失了。”

“我们拥有和平。我不愿让和平受到威胁。”

“可是每过去一天，填满猎物堆都变得更加困难。”豹毛对他说。

“那是影族的错吗？”钩星说道，“他们的捕鱼技巧实在糟糕，一个月能抓到三四条鳟鱼都够呛。他们在陆上唯一捕捉的猎物是带皮毛的那些。他们根本不去抓长羽毛的猎物。”

“他们或许是不抓鸟，”豹毛加重了语气，“但他们会把鸟吓走。他们是笨拙的狩猎者，为了抓一只老鼠能把森林里的所有鸟都吓跑，等到去抓那三四条鳟鱼的时候，又会踩得水花四溅，把别的鱼都赶得无影无踪。”

“或许那就是和平的代价。”钩星呢喃道。

豹毛直视着他。“我们的土地正被慢慢吞食，”她轻声说，“雷族占领了太阳石，影族又毫不客气地利用我们的领地。你所谓的和平，是其他族群口

谈吗？”

“是的。”

钩星跟着棕色公猫穿过空地，豹毛一挥尾巴。波掌可以自己挑选队伍成员。“你想带谁自己决定。”她告诉波掌，随后匆匆跟上钩星，回头喊道：“但如果两脚兽还在，千万远离它。那样太危险了。”

豹毛在钩星钻出营地时追上了他，走到身旁：“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可以。”钩星瞥了豹毛一眼，“但等我们和夜皮见上面后，让我来讲话。”

“好的。”豹毛感到一阵沮丧的刺痛。钩星什么时候才会相信，她可以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副族长一样？

他们穿过垫脚石，朝香蒲丛走去。

“我不明白他怎么还叫夜皮。”豹毛轻声说。

“也许他还没有去月亮石的机会。”钩星眯起眼睛阻挡雨水，“影族的上一任族长被赶了出去，他们肯定一团乱麻。”

豹毛想知道，一个族群要被逼到什么地步才能赶走自己的族长。夜皮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的始末吗？或者他们只能等到下一次森林大会，才能听到些只言片语呢？

此时雨势越发猛烈，渗入豹毛的毛发间。她贴平耳朵免得进水。尽管大雨倾盆，还没到小路转角处，她就嗅出了影族的恶臭味。

他们绕过拐角时，夜皮起了身。他的黑色毛发光滑地贴在瘦骨嶙峋的身体上，黄绿的双眼颜色如迎春花一般明亮。烬曙和甲虫鼻守在他两侧。钩星靠近，两名武士便向后退开。

夜皮对河族族长颔首致意：“多谢你同我会面。”

钩星挥舞尾巴让烬曙、甲虫鼻和白掌退下。豹毛留在后方，双耳直竖。是什么风将影族的新任族长吹到了这里？他意图索取更多狩猎权吗？豹毛露出利爪。她知道钩星担忧自己在这场会面上的表现，但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为之惹上麻烦的。就算她的族长同意扩大狩猎协议的范畴，她也不会轻易允许。

河族族长等着武士们都消失在香蒲丛背后，才说道：“很遗憾听说影族最近的遭遇。”

夜皮的目光在小空地内掠过一圈，仿佛担心有猫监视：“现在断星走了，事情也就该有些变化了。”

豹毛眯起眼睛。所以你们要回自己的土地上狩猎，不再觊觎（jì yú）我们的领土了？

钩星坐下身，将尾巴弯过来盖住前掌。他仿佛对从毛发上成柱流下的雨



水浑然不觉："但愿变化能带来和平。"

豹毛竖起了颈毛。快问他来的原因！

夜皮不自在地抽动着尾巴。"猎物比和平更重要。饥饿的族群就是危险的族群。"

豹毛屈起爪钩扎进泥泞的地面。夜皮是打算索要更多在河族领地上的权利吗？

钩星一动不动。"当秃叶季到来时，每个族群都会面临饥饿。"他说道。

告诉他滚出我们的领地！怒火压在豹毛的喉头。

"的确。"夜皮瞥向消失在低垂的云层中的荒原高处，"但秃叶季还在许多个月后。如今风族离开，就有更多猎场可以分享了。"

豹毛惊讶地眨动眼睛。她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过去这些月里没有猫在荒原上狩猎，那里必定猎物丰沛。何必让资源白白浪费呢？

钩星平静地凝视着影族族长，始终没有开口。

"我前来提议结为同盟。"夜皮说道，"我发现，影族猫在你们的领地上狩猎会带来紧张局面。我很感激你这么久以来都允许我们捕捉你们的猎物。但就算是断星也得承认，这并非长久之计。"

豹毛俯身靠近。这位影族族长倒是有几分讲理。

夜皮继续说道："如今风族离开了，我们应当将荒原划分在你我两族之间。"

钩星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审慎地开了口，仿佛在衡量每一个字。"你觉得雷族会怎么说呢？"

夜皮耸耸肩："只要河族与影族结为同盟，那雷族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你不觉得，他们也会想要分一份土地吗？"钩星说道。

"为何？"夜皮望着他，"他们并不与荒原接壤。再说了，雷族并不同我们一样务实。他们宁肯饿死也不会跨越边界。"

豹毛皮毛倒竖。"他们跨越了我们的边界！"她厉声道，"他们夺走了太阳石。"

夜皮瞥了豹毛一眼："只是由于他们相信太阳石属于雷族。"

"但那并不——"豹毛开口道。

钩星警告的眼神让她住了嘴。“太阳石是我们自己的事。”他低吼道。

豹毛屈伸爪子，但管住了舌头。

“你认为夜皮的计划如何？”钩星突然问豹毛道。

“我？”豹毛惊讶地眨了眨眼。

“你。”钩星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她。

豹毛骄傲得皮毛泛起暖意。他真的在咨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在族长目光中搜寻。他一定也赞同吧？

“我也这样认为。”

钩星的目光掠回夜皮身上的同时，豹毛感到一阵胜利的快慰。终于。钩星打算要扩张河族领地了！

“荒原的猎物不合我们的口味，”钩星接着说道，“但挨饿的武士没有挑剔的余地。”他站起身。“你会立刻开始派狩猎队前往荒原吗？”

“要等到森林大会后。”夜皮告诉他，“雷族或许会提出异议。”

“我以为只要我们达成一致，雷族的意见就无关紧要呢。”钩星提醒他。

“是无关紧要。”夜皮说道，“但我想先听听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要惹事，我们就该做好万全准备。”

“如果你认为他们有惹事的可能，我们就该向他们隐瞒同盟关系。”钩星告诫道，“我们不想过分激怒他们。”

“同意。”夜皮颔首，“雷族以为我们会忠于他们，因为他们帮影族赶走了断星。让雷族以为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心怀感激，是明智的做法。”

豹毛咽下一声低吼。她绝不会把自己的族群置于被迫感恩戴德的境地。

钩星转身准备离开。“我会派白掌护送你到边界。”他一边走开，一边对夜皮说。就在与豹毛擦身而过时，他将音量压得比呼吸更轻，悄声说道：“看到了吗？”他捕捉到豹毛的目光。“有时一位族长只需要有耐心。”

豹毛懊恼得肚腹紧绷，回忆起小得可怜的猎物堆，回忆起族猫们看到影族武士笨拙地在本属于河族的领地上狩猎时，脸上恼恨的神情。这一次，耐心等待兴许是起了效——如今他们不光拿回了自己的领地，还能够在两族间瓜分风族领地。但倘若他们在应当奋起反抗时亮出了爪锋，谁又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

这份耐心让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豹毛暗问。

豹毛用尾巴紧紧裹住脚掌。从与夜皮会面后，这几日天气转凉，霜冻的空气淤积在四棵树山谷里，渗入她的皮毛深处。河族、雷族与影族的武士们挤在一起，皎洁的满月照亮了他们翻腾的吐息，空气如混浊的流水般在他们周围打着漩儿。豹毛与其他副族长一起坐在巨岩旁，族长们正向森林大会上的众猫发言。

煤毛坐在原本黑脚的位置上。影族的前任副族长跟着他的族长逃之夭夭了。豹毛打量着抬头凝视夜皮的煤毛。他赞同他族长划分荒原的计划吗？

虎掌坐在她的另一侧。这只暗色虎斑猫替代狮心，坐上了雷族副族长之位。他皮毛间的暖意触及豹毛，豹毛动了动。麝香般的雷族气味让她心神不宁。

“我，夜皮，已经接管了影族的族长职务。”瘦巴巴的公猫站在巨岩顶部喊道。

虎掌俯身靠向豹毛。“我发现，他还没到月亮石去领取圣名。”他压低声音嘀咕道。

豹毛怀疑地瞧了虎掌一眼。公猫眼中有戏谑的神色，仿佛不大看得起影族的新族长。她移开目光。影族如今是河族的盟友，她不喜欢雷族副族长暗示夜皮并非真正族长的行为。

豹毛看了看自己的族猫们。河族猫间插在猫群之间。藓毛的扭伤已经差不多痊愈，足以让她来参加森林大会了。她与蛙跃坐在一起，鸟鸣站在几条尾巴开外，混在影族的长老中。泥毛与一只脸庞扁平的灰色母猫在一处，波掌、木毛同微光皮一起挤在空地边缘，蓬起毛发抵御寒意。

河族上下都对夜皮提出的同盟心知肚明。豹毛清楚，想到要在风族荒置的领地上狩猎，族猫们既兴奋，又怀着同样的不安。她猜测，他们和自己一样，正想听闻雷族对这个计划的想法。

夜皮还在发言：“我们的前任族长断星违背了武士守则，影族不得不将他赶走。”

“对我们的帮助连提也不提。”虎掌嘀咕道。



煤毛怒视着雷族副族长，虎掌则眨眼回望他。

豹毛不理两只公猫间火花般炸开的敌意。她的兴趣更多落在眼前的猫群上。风族留下的空缺仍让她很不适应，但现在，她觉得这不是损失，反而更像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想象着将要对河族武士开放的大片荒原。也许她应该组织一些特别的训练队。毕竟河族猫习惯的是捕鱼捉鸟。练一练追逐带毛的猎物也不会有坏处。河族的一些狩猎动作，在山坡上也和在河畔与浸水草甸中一样有效吗？

她从猫群中一个个瞧过去，看哪些更能适应在石楠丛中狩猎。

“风族必须回来！”

蓝星焦灼的话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猛地抬头看去。雷族族长正怒视着夜皮。

但开口说话的是钩星：“为什么？”

雷族族长还没能回答，夜皮就附和道：“如果我们共享风族的猎物，我们就都能填饱肚子了。”

“这片森林需要四大族群共同生存。”蓝星坚持说，“就如同我们有四棵树，有四个季节一样，星族给了我们四个族群。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风族，并把他们带回来。”

“他们必须回来！”

“四个族群，不是三个！”

在雷族武士们抬高音量支持族长的呐喊中，豹毛不自在地抽动皮毛。她抬头望向巨岩，恰逢钩星再度开口。

“你的辩词站不住脚，蓝星。我们真的需要四个季节吗？难道你不愿摆脱秃叶季，远离随之而来的寒冷与饥饿吗？”

蓝星冷冷地迎上他的目光：“星族赐予我们秃叶季，是为了土地能够休养生息，为绿叶季做准备。这片森林与高地在无数的世代里养活了四大族群。我们无权挑战星族的意志。”

豹毛屏住呼吸。钩星会坚持阐明他的观点吗？河族族长愣愣地望着蓝星。他可不能词穷啊。钩星已经与影族达成了一致。在这里，雷族是数量劣势的一方。他必须开口。

蓝星仍盯着他，蓝色的双眼在月辉下闪着愤怒的光。

说些什么啊！豹毛俯身朝前，暗自催促族长开口。但钩星沉默不言。就算钩星要让雷族偷走这个喂饱族群的机会，她也不会允许。“凭什么要我们为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领地的族群忍饥挨饿?”她高喊道。

钩星怒视她一眼。她也瞪了回去。钩星真指望在这样的挑衅面前，她还要不发一言吗?

虎掌在她身旁奓开了皮毛。“蓝星说得对!”虎掌的吼叫声让豹毛猝不及防，她缩到一旁看着虎掌。虎掌怒视猫群：“风族必须回来。”

蓝星又一次开口了。“钩星。”她依旧盯着河族族长不放，但目光已经柔和下来。她现在是要讲道理了。“河族的猎场一直以丰饶著称。”

但在影族连着一整个月吓跑我们的猎物，雷族又把我们的部分领地据为己有后，河族猎场就丰饶不起来了！豹毛愤愤不平得浑身发抖。

蓝星接着说道：“河流和其中的鱼都为你们所有。你们为什么还要其他猎物呢?”

钩星移开目光，豹毛睁大了眼睛。他不打算反驳吗?

蓝星转向夜皮：“是断星将风族赶出了他们的家园。雷族正是为此才帮助你们将他赶下台的。”

豹毛愤慨地竖起毛发。雷族族长是在提醒夜皮，他欠她的情。夜皮不会被轻易操纵吧?

“好吧，蓝星。”夜皮在片刻的迟疑后说道，“我们会允许风族回来。”

豹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夜皮刚面对一点儿压力的苗头就背弃了他们的盟约。钩星甚至不愿一争，他依然盯着自己的脚掌看。这两位族长怎会如此懦弱?豹毛怒视着蓝星。蓝星的双肩比夜皮更宽，眼中的意志比钩星更强。雷族族长似乎远远比这两只公猫更强大。

豹毛转头看向夜皮，这名病恹恹的影族武士。他轻易就服输了?突然间，一个想法从她脑海里冒出来：这会不会只是在装样?或许他还是打算履行与钩星订下的计划。毕竟，他与钩星都同意了将结盟一事对雷族秘而不宣，不是吗?也许和蓝星虚与委蛇（yí）正是他保守秘密的方式。

虎掌的声音在豹毛耳畔轻柔地响起，打断了她的思绪：“你在向她学习吗?”

豹毛猛地扭过头，对虎掌怒目而视。

“她很了不起，不是吗？”虎掌说道。

“她这是倚势挟权！”

“她只是在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豹毛感觉雷族副族长的目光正在自己的双眼中搜寻，仿佛对她心怀好奇。豹毛回望着他。“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她厉声问，“你在等着我告诉你，我有多么钦佩你的族长吗？”

“不。”虎掌声音柔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在钩星不愿开口时表明了立场。”

豹毛发出低声嘶吼：“我不打算因为雷族一句话，就让我的族群挨饿。”

“我很高兴。”

豹毛对他眨眨眼：“为什么？”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族群需要新鲜血液吗？”虎掌说道，“我很高兴你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

豹毛不安得皮毛刺痛。就在一小会儿前，这只公猫还在公开驳斥她的意见。现在，他又在鼓励她。她不明白。“但我不想让风族回来。”

“所以？”

“你想让他们回来。”

“是吗？”

“你刚对整个森林大会宣称蓝星说得对。”这名口舌如蛇般狡黠（jiǎo xiá）的武士是何面目？

“她是我的族长。”

豹毛突然意识到森林大会结束了。夜皮刚刚跳下了巨岩，而蓝星已经从猫群中挤过，向通往雷族领地的斜坡走去了。煤毛匆匆走开，连再见也没说，但虎掌没有动。

他对豹毛眨眨眼：“但那并不等于，我与她意见一致。”

“你是说你不想让风族回来？”豹毛大惊。

“目前而言，我的意愿并不重要。”虎掌说道，“蓝星是我的族长，所以无论她做出怎样的决策，我都会支持她。但就算我们自己保留一些意见和观点，又有何害处呢？我与你一样，都想要对自己族群最好的选择。我的舌头与利爪保持了忠诚，还不够吗？至于我脑子里发生了什么，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豹毛皱起眉。她忍不住想：虎掌并没有将他与蓝星的分歧保留在头脑内——他现在正在对她坦言，不是吗？而她是来自他族群之外的猫。那不就是不忠吗？

虎掌仔细地看着她。“显然，有些时候你并不赞同钩星的意见。”他一言道破，“也许你今晚说的，不过皮毛而已？”

豹毛瑟缩了。她无法真正否认——自己片刻前才将不同意见脱口而出。可是……她也不能对一只雷族猫坦白。对吗？

虎掌撑起身子，站直了。“当副族长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必须支持自己的族长，但与此同时，你又是你自己。而那才是你的族长选中你



的原因——因为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有一只脚掌踏着现在，支持我们的族长，而另一只脚掌踩在未来，为我们成为族长的那一日做好准备。我只能说，我们能体会彼此的感受——也许比其他猫更能互相理解。”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又说道：“我绝不会出卖你的这份自信。我欣赏你，豹毛，欣赏你的聪慧与野心。希望有朝一日，你我能够作为族长，协作共事。”

我也希望。成为族长是豹毛毕生所愿。但这似乎是种大逆不道的期盼。毕竟那等同于钩星已经去世。而且自己的野心被虎掌看得一清二楚，这让她感到某种羞愧。她直起身。“我该走了。”她的族猫们已经向坡上去了。

“我不会永远只当副族长，你也一样。”虎掌爽利地咕噜道，“总有一天，我们的族群会寻求你我的领导。而我相信我们能够胜任，豹星。我们只需要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带来无数个月中的第一次变革——”

豹星。自从她还是个幼崽时，豹毛就在想象自己的族长名号听起来会是什么样，但这还是第一次有别的猫将它唤出声来。听起来多么优美，优美得让她有些自惭形秽——钩星是我的族长。豹毛正迈步走开，但虎掌阻断了她的去路。

“变革似乎十分可怕，”虎掌的声音轻柔却坚决，“但你有坚持自我主张的勇气。族群浪费了太多时间为错误的事物而战。我知道，你也发现了这一点。”豹毛从虎掌身旁挤过，但虎掌跟了上来。“你热爱自己的族群，显而易见。但你也能看到其中的弱点。你知道如何改善，只是尚未被赋予机会罢了。如果我们可以一同谋划——”

“我的族猫要走了。”豹毛向他们追去，皮毛不自在地抽动着。她奔上斜坡，回头一瞥，望见虎掌独自站在空荡荡的空地里。

雷族武士令豹毛心神不宁。一同谋划？虎掌的话听起来暗藏着诡诈。她难道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这位雷族副族长，而不是她自己的族长吗？虎掌肯定是在怂恿她打破武士守则。

可是——她将对话在脑中翻来覆去地重演，明白过来——虎掌并没有叫她逾矩。虎掌告诉她要把族群放在第一位。就算我们自己保留一些意见和观点，又有何害处？这话说得倒是没错，对吧？

虎掌是正确的。她的确认定，族群需要变革。她以后也会有成为族长的

一天。承认事实，现在就开始做打算，又有什么错呢？

擅自梦想河族的未来，是种罪过吗？凭什么钩星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她的就错误呢？

虎掌说得对。豹毛在回营地的路上醒悟过来：笃信变革将临并非不忠。只要她将族群的最佳利益常怀心间，那就没什么不忠。





第四章 独当一面

天光渐亮，黎明很快就要到来。云层正在散去，豹毛判断这会是个天气不错的日子。她抬起脸迎向微风。风拉扯着她的皮毛，窸窸窣窣地从芦苇丛中穿过。她本该回营地去，却在河边稍微驻足，目光跨越水面。

豹毛在破晓前就偷偷溜出来，绕着小岛转了一圈，确保没有狐狸、狗或两脚兽靠近。她想看看河流的情况。森林大会后的两天里，雨一直下得很大，河里水势升高，流速也加快了。在如此强劲的激流中捕鱼很危险，豹毛希望今天的狩猎巡逻队能够在森林与河流沿岸找到足够的猎物。

她的思绪飞回到森林大会那天。蓝星声称必须找到风族，带他们回家，并禁止任何族群在他们的领地上狩猎。钩星的沉默——对雷族族长的要求不置可否——依然如利爪般撕扯着豹毛的肚腹。夜皮说影族同意让风族归来。这两位族长怎么能这样轻易地在雷族的要求面前屈服呢？明明他们在数量上更占优势！

钩星只让豹毛派了一支队伍到荒原上去。尽管族长认同河族应当维持在荒原狩猎的权利，但他却对狩猎队下令，要他们只能抓一两只猎物。他好像对此感到羞愧，而这种偷偷摸摸的举止正是豹毛所不屑的。雷族可以就找回风族的计划大放厥词，但在他们做到言行一致之前，荒原在豹毛眼中依然是一片开放的领地。

一片叶子被水流裹挟，打着转从豹毛掌边漂过，她忍不住向它抓去，轻松地把树叶钩出来，丢到河岸上。

倘若让豹毛做决定，她就会每天派三支队伍到风族荒置的领地上去。荒原已经有好些月没有经历过狩猎了。如此富饶的领地若不物尽其用，那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愚行，更何况它就坐落在河族的边界上。她也会要求他们留下气味标记——豹毛希望河族表现出不受其他族群摆布的姿态。而且，如果他们的气味标记碰巧磨灭了风族归来的想法，更是一举两得。当断星索取狩猎

权时，那帮追兔子的弱猫没有勇气为自己的领土而战——他们现在又凭什么愿意反抗了呢？

豹毛转过身，尾巴在身后弹动着往营地走，脑子里盘算今天要派出的巡逻队。她打算派出三支队伍：一支去标记雷族边界，两支去林地里狩猎。木毛可以率领边界巡逻队，杉皮可以——

她钻进营地，思绪被泥毛吸引，后者正在入口旁踱步。

泥毛明亮的眼里满是忧虑："你去哪里了？"

"检查河水去了。"哪里出问题了吗？

"钩星病了。"泥毛说道，"灰池在族长巢穴里发现他不对劲。他发烧了，神志也基本不清醒了。"

豹毛顿时焦急得脚掌刺痛："你们把他搬去巫医巢穴了吗？"

"弄过去了。"泥毛告诉她，"我给他服用了小白菊和橡树叶，但退烧效果如何还得等等看。"

"是白咳症吗？"

"就我判断不是。"泥毛不安地弹动尾巴，"但他的咽喉看起来有些发红。他需要休息，需要药草。在他康复期间，得由你来掌管族群了。"

掌管。激动在豹毛的毛发间闪烁。她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了。

泥毛眯起眼睛。是她显得太热切了吗？"直到钩星恢复为止。"泥毛说道。

"我会尽我所能。"豹毛迅速地回答，"好好照顾他。让他尽快恢复可是件重要的事。"

泥毛看起来放心了些。"我需要新鲜药草。"他说道，"你能派支队伍去搜集一些艾菊——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上锦葵吗？"

"当然。"豹毛转身要往武士巢穴走，但泥毛话还未说完。

"我看到你在森林大会上和虎掌交谈了。"

现在提那个做什么？他们去四棵树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眼下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担心。豹毛对泥毛眨眨眼。"我们都是副族长，"她告诉父亲，"我们当然会有交流。"

"哪怕是在族长们才刚出现意见不合后？"

“所以副族长之间的交流才更必要啊，不是吗？”

泥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移开目光。豹毛强迫自己放平皮毛。泥毛绝不可能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昨晚做了个梦，”他说道，“让我坐卧不安。”

“什么梦？”

“虎掌嘴里叼着一条鱼。鱼拼命挣扎，但无法逃脱。”泥毛动了动脚掌，“虎掌渴求权力，会为掌权不择手段。你应该提防着他。”

豹毛一挥尾巴：“我怎么会不提防呢？他属于另一个族群。”

“没错。”泥毛表示赞许，“而正是那个族群偷走了太阳石。”

泥毛的提醒让豹毛心烦。他难道以为自己不知道吗？再说了，泥毛已经



背离了武士生涯，把他对族群冲突没有兴趣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以为你不在乎族群间的这些琐碎纷争呢？”

“但你在乎。”泥毛两眼圆溜溜的，“而我担心你。”

“我没事。”豹毛环顾空地。木毛正在武士巢穴外踱步，水獭斑也张望着芦苇通道那头。甲虫鼻在猎物堆剩下的猎物间挑挑拣拣。他们都正躁动不安。“我得去组织巡逻队了。”她从父亲面前走开，心绪像游鱼一般乱窜。她当然会对虎掌心存戒备。虎掌的野心简直昭然若揭。但驱使这份野心的是保护族群的渴望。那样有错吗？

豹毛停在空地里，抖散皮毛。当然没错。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泥毛忧心太重了。

豹毛派木毛带一支队伍去检查雷族边界了，杉皮率领水獭斑、湖光、石毛和荫爪到河流沿岸捕鸟，第三支队伍则由她亲自率领。

“黑掌。”豹毛对烟黑色的精瘦公猫说道，“我要带一支队伍到荒原去。”她告诉他，“我希望你和我一起来，另外带上巨爪。”随后她对蛙跃和甲虫鼻点点头。“你们也是，叫上白掌和莎草涓。”她弹弹尾巴。接着他们便匆匆穿过空地与她会合，一同迈步向通道走去。

蛙跃神色担忧：“我们到风族领地去狩猎，钩星没意见吗？”

“风族已经走了。”豹毛告诉他，“我们为什么不该在那里狩猎？”

蛙跃满脸警惕：“但蓝星在森林大会上说——”

豹毛打断了他：“蓝星是你的族长？”

“不是，但钩星——”

“钩星生病了。”豹毛犀利地告诉他，“而我认为我们得让雷族看看，他们管不了别的族群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巨爪紧张地瞥了老师一眼。“现在豹毛是我们的族长了？”他悄声问。

“在钩星康复前，我们都听她的。”黑掌告诉他。

白掌迫不及待地绕着他们打转。“我们去大抓特抓吧，”他大声说，“趁着风族还没回来。”

“前提是他们还回来。”豹毛说道。

中的孱（chán）弱。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要求更多。”

“等到了河边再谈过河的事吧。”钩星的目光依然落在水面上。

钩星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他难道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吗？“如果现在就表明立场，那我们也许根本就不会‘到河边’。”

钩星转过头，圆眼在黑暗中闪着光：“那要是现在就表明立场，结果发现我们陷入战争了呢？”

“那我们就迎战。”豹毛急切地说道。

“那要是我们输了呢？”钩星问，“你认为那时候，别的族群就不会说我们孱弱了吗？你认为他们就会开开心心地归还被窃取的太阳石，不再要求狩猎权了吗？我们可能会输掉更多。”

“那我们就不能输！”他还未曾向胜利努力，就先宣布了惨败的命运。

“你无法保证胜利。”钩星又一次转开了头，“我也不愿意冒这个险。风险太大了。”

“风险越大，报偿就越多。”豹毛不愿放弃。

“代价比报偿要多得多。”钩星双肩僵硬，豹毛明白，自己是在浪费呼吸。这对河族不公平。他们活得像猎物，被恐惧拴在洞穴里，唯恐遭受被捕食的厄运。恐怕只要钩星还在族长位置上一天，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有分毫改变。

夜里下了雨，河水涨了起来。豹毛用尾巴示意波掌。“去检查一下那只两脚兽走没走，”她下令，“带上黑掌，还有芦苇——”

白掌冲进营地，使她的话音戛然而止。落个不停的雨水打湿了白掌的皮毛。“夜皮来了！”他气喘吁吁，“他想和钩星谈谈。”

棕色公猫打着滑在她面前停下，豹毛慌乱地竖起皮毛。

白掌扫视着空地：“钩星在吗？”

说话间，河族族长从他巢穴缀满苔藓的入口处挤了出来：“他在哪里？”

“我把他留在了香蒲丛旁，烬曙和甲虫鼻也留在那里。”白掌告诉族长，“夜皮之前等在边界上，要我们护送他来营地。”

“他说原因了吗？”钩星眼里闪烁着好奇。

“没有。”白掌激动地挪着脚掌，“夜皮说他只能和族长谈。你会和他谈



莎草涓往荒原投去一瞥，只见荒原被落叶季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辉。“雷族说必须找到他们。”

“雷族想找他们就自己找去吧。”豹毛说道，“但这个秃叶季会很漫长，之前有太多猎物被影族和两脚兽夺走了，现在我们得抓住一切机会把肚子填饱。”她环顾队伍。蛙跃神色依然疑虑，甲虫鼻的尾巴不住甩动。他们需要安抚。“当然，我更希望能不吃荒原的猎物。”她说道，“那些猎物都是皮毛和骨头。但好端端一片没有狩猎压力的土地就摆在那里，我是不会让族群挨饿的。”

豹毛穿过通道，埋头钻进和煦的阳光里。她眯起眼睛，感觉有团皮毛从身旁擦过。白掌来到了她身边。

“你认为影族也会在风族的土地上狩猎吗？”白掌问。

“或许吧。”夜皮说过他们会分享荒原，那是他在森林大会上卑躬屈膝前了。豹毛哼了一声：“但我对影族没兴趣。我只关心喂饱自己的族群。”

白掌挺起胸膛。“荒原大概满地都是猎物在跑，”他说道，“我打赌我们一次狩猎就能把全族都喂饱。”

年轻公猫突然让她想起了日鱼。豹毛对白掌咕噜起来，白掌的热忱让她深觉感激。

垫脚石已经消失在了汹涌的水流下，所以他们不得不游过去。于是，他们前往上游水面平缓、容易穿越的地方过河。

到了风族边界上，豹毛停了停脚步。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气味残留了。风族的标记已经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如今，石楠的气息比武士的气息更加浓烈。她穿过边界的同时，黑掌扫视着天空。

“留心有鹰，”黑掌对巨爪说，“风族走了，鹰就会习惯独占荒原。”他瞥一眼自己的学徒，又说道：“他们可能会将你错认成一顿美餐。”

巨爪睁大了眼睛：“真的吗？”

“真的。”黑掌严肃地告诉他。

甲虫鼻朝黑色公猫挤了挤眼睛，补充说：“别担心，巨爪。鹰叼完第一口就会把你吐出来的，”他玩笑道，“你尝起来全是鱼味儿。”

巨爪焦急地抽动着耳朵：“鹰不喜欢吃鱼吗？”

“不喜欢毛茸茸的鱼。”甲虫鼻说道。

莎草涓向年轻公猫靠近。“别理他们，”她轻声说，“他们就是在拿你逗乐而已。”

黑掌咕噜起来。“我保证不会让鹰把你叼走的。”他说完，又顽皮地补充道，“毕竟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训练你呢。”

豹毛对巨爪安慰地眨眨眼。“你跟在我们身边，不会有事的。”她对族群油然而生又一股热爱，胸口那急欲保护他们的冲动变得更加迫切。

巡逻队所有成员都跨过边界后，白掌快步赶到了前方。

“靠紧点儿。”豹毛叫他回来。尽管黑掌对巨爪提到老鹰只是在开玩笑，但他们仍然身处一片已经数月没有猫巡逻的领地上。谁知道石楠丛间躲着什么？白掌速度放慢，与莎草涓并肩同行，豹毛走在了



队伍最前方的位置。如果这里有任何危险，那她就是第一只碰上的猫。

豹毛停下脚步，在一丛灌木上留下标记。就目前而言，应当让其他族群明白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

蛙跃看着她，不安地抽动皮毛。“也许我们应该先等雷族去寻找过风族后，再开始做标记。”蛙跃轻声说。

“雷族得知道，他们别想对我们颐指气使。”豹毛告诉他。

“可钩星让我们低调——”

“现在掌管族群的是我，”豹毛说道，“如果钩星痊愈后任由这片土地落入其他族群掌中，那是他的决定。但我现在考虑的是藓毛。你也应该为她考虑考虑。我不会为了讨雷族欢心，让猫后挨饿。”

蛙跃垂下目光，但皮毛依旧沿脊背抽动着。豹毛继续从石楠间挤过，一抹新鲜的气味让她惊诧地抽动鼻子。影族？这么看来，他们果真在这里狩猎！

几条尾巴远外，灌木丛的阴影下有一团深色的皮毛。豹毛奓开毛发，戒备地向队伍其他成员递了个眼色，他们正跟着她从石楠丛中钻出来。

“是影族。”蛙跃朝那只猫瞥去，说道。

他说话间，对方武士喊道：“豹毛？”

对方快步向她迎上来，豹毛认出了影族武士湿脚的灰色皮毛。另有两名影族武士，外加一名学徒，都在他身后的石楠丛中观望着。

“我们看到风族猫了。”湿脚告诉她。

豹毛腹部一紧。风族已经回来了吗？“在哪里？”

“那边。”湿脚朝被蕨丛覆盖的陡峭山坡点点头，“我们打算在回营地前先知会你们一声。”

“风族回来了吗？”豹毛屈起利爪。

“他们的营地还荒着，”湿脚告诉她，“影族边界上也没有风族的气味标记。”

“我们的边界上也没有。”她告诉对方。

“我想那只是几个负隅顽抗的家伙。”湿脚又往坡上瞧了一眼，接着浑身一僵，竖起了颈毛。

豹毛顺着影族猫的目光看去。上方的蕨丛窸窣摇晃。她能看见茎秆间有

皮毛在移动，估摸着不多于四只。“跟我来。”她朝那几只猫跳步逼近。

豹毛的队伍拔腿跟上，湿脚也紧随其后。另外几名影族武士从石楠灌木藏身处轻步溜出，同样跟了上来。

豹毛径直从蕨丛间闯过，鼻子里的风族气息这下浓烈起来了。怒火在她的脚掌中勃勃跳动。风族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土地。既然他们逃之夭夭了，就该躲得远远的，别像捡剩饭的一样溜回来从河族猫嘴里盗取食物。

她现在已经能透过蕨丛看到那三名风族武士了。他们像藏在水草里的鱼群一样挤成一团，突然拔腿逃命。豹毛嗅到他们散发出的恐惧气息，追了上去。

三只猫从石楠丛里蹿到阳光下，她跟在后面穷追不舍，脚掌用力蹬地，一转弯撵过去挡了他们的去路。

他们在豹毛面前打着滑停下了。三只猫瘦骨嶙峋，圆溜溜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其中一只风族猫嘴里叼了个胖乎乎的田鼠。黑掌与甲虫鼻扑出蕨丛，白掌和几名影族武士也赶了上来。他们呈扇形散开，将风族队伍包围了。只有蛙跃留在后头，抽动耳朵看着几名风族武士满面戒备地挤在空地中央。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豹毛昂首挺胸，大步向他们走去。她认出了牡鹿跃，一名年迈的风族武士，另外还有两只年轻些的猫。

牡鹿跃同样回瞪着她。“这是我们的领地，”他低吼道，“倒是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凶狠地看着影族和河族队伍，但豹毛能看到他目光中闪烁的



恐惧。牡鹿跃很清楚己方的数量不占优势。

豹毛迈步走近，将注意力转向叼着田鼠的年轻母猫。“你们的族群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她咆哮道，“现在这里是我们的猎场了。”她转向湿脚：“也是影族的猎场。”

风族母猫紧张地望了一眼牡鹿跃。

“别担心，栗辉。”牡鹿跃安慰她，“荒原是属于风族的。”

豹毛漫不经心地往斜坡上看。“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她说道，“看起来，你们在这里可是孤立无援。湿脚说你们的营地已经荒废了，边界上也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这片土地属于任何想在这里狩猎的猫。”

牡鹿跃开始鞭甩尾巴了。“我们正是想在这里狩猎。”他嘶吼道。

豹毛朝公猫眨眨眼，然后猛地将口鼻向他凑近：“我们不准。”

灰白相间的年轻风族公猫竖起颈毛：“但这是我们的领地！”

“曾经是。”豹毛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她的注意力始终紧锁着牡鹿跃，“所以我建议你们赶紧走。”

黑掌在她身后低吼道：“说到底，你们为什么在这里？”

白掌也挺起胸膛：“你们被自己的族群丢下了？”

牡鹿跃怒气冲冲地盯着他们。“我们是自己选择留下的，”他说，“这儿是我们的家。”

“你们的家和你们的族群在一起。”豹毛露出了利齿，“滚去找他们。”她吼叫一声，爪锋从牡鹿跃的鼻子上劈过。

牡鹿跃踉跄着向后退，眼里燃起熊熊怒火。他扬起脚掌，爪钩在阳光下闪着光。这时，灰白相间的公猫冲到了他面前。

“算了，牡鹿跃。”灰白相间的公猫说道，“我们走吧。这一仗我们赢不了。”他扫了一眼将他们包围的众位武士。

牡鹿跃望着年轻的风族公猫。最后，他终于垂下了尾巴。“好吧。”他转身向草丛中走去。灰白相间的公猫跟了上去。栗辉正要跟上时，豹毛清了清喉咙。

“把田鼠留下。”豹毛低吼道。

栗辉望着她，眼中闪烁着诧异。

“放下。”豹毛喝令。

牡鹿跃对族猫眨了眨眼。“别管那东西了，”他轻柔地对她说，“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猎物。”

“在这片荒原上就别想了。”豹毛将爪子插进地里。她已经要和影族分享猎物了，绝不能让这些泼皮猫再来分一杯羹。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族群都不忠诚。“我希望你们离开，别再回来，”她嘶叫道，“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地盘。”

狩猎进行得颇为顺利。猎物充裕，轻松就能抓到。在石楠与蕨丛的遮掩下，接近浑然不觉的老鼠和田鼠简直轻而易举，在开阔的草地上追逐兔子就更易如反掌了。豹毛将风族武士的田鼠给了湿脚，感谢他的帮助，但在心中却暗暗希望不要在荒原上看到太多影族队伍。影族上个月里从河族领地捕捉了不少猎物，他们肯定是不会短缺的。河流与水岸上的资源已经被消耗了，河族在这里抓到的食物越多，他们需要从本族领地里获取的食物就越少。

蛙跃绷着一张脸。他们带猎物回家的路上，公猫落到她身上的阴郁眼神让豹毛烦得皮毛发烫。终于，到了营地里，豹毛将自己那只兔子丢上猎物堆，转身面向蛙跃：“你有什么问题？”

蛙跃平稳地迎接她的目光，但豹毛能在那双眼睛中看出怒意：“那样做真的对吗？”

“什么？”尽管她对蛙跃所指心知肚明，却依然问道。

“他们是风族的武士，”蛙跃厉声说，“荒原是他们的家。”

“曾经是他们的家。”豹毛也厉声反驳，“是风族自己放弃的。”

“那不等于我们可以到那里狩猎，换成他们就不准了。”蛙跃的尾巴在身后抽打。

豹毛眯起了眼：“你放着自己的族群不理，这么关心其他族群干什么？”既然他不在乎自己的孩子会挨饿，那自己就得替他操这份心。

“因为那些风族猫是武士，和我们一样的武士！他们不该比我们承担更多挨饿的风险！”

“那是他们的问题，”豹毛低吼道，“不是我们的。”

蛙跃的尾巴垂落下来，不动了。“唉，豹毛。”他眼中怒火忽地熄灭了，



他难过地望着豹毛，“你不是我原本希望你会成为的那种武士。”

蛙跃的话像荨麻一样扎痛了豹毛。但豹毛迎着蛙跃的目光，拒绝表现出退缩。“感谢星族，还好我不是。”这是最妥当的回应。

她放弃了蛙跃，蛙跃也选择了藓毛。现在藓毛怀了蛙跃的幼崽。蛙跃对她喜不喜欢都无所谓了。她的职责是保卫族群。可心头的痛楚却仿佛夺走了豹毛的呼吸。她怒视着迈步走开的蛙跃，竭力制止自己颤抖。

“豹毛。”白掌轻柔的声音让她转过头。年轻公猫正站在身旁。“他这么说不公平。”白掌对离去的蛙跃摇摇头，“他不明白你做这些事只是为了族群的利益。”

白掌的话语稍稍缓解了豹毛心头的刺痛。她感激地对白掌眨眨眼。“谢谢你，”她说道，“很高兴还是有猫理解我的。”

“等一切云开雾散，每只猫都会明白你做了正确的选择。”白掌直起身子，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泥毛让我来找你，”白掌说道，“他想让你去巫医巢穴。”

豹毛紧张起来：“钩星还好吗？”

白掌瞧了一眼巫医巢穴。“他没说，”白掌说道，“他只说想让你去。快去吧。”

“多谢。”钩星病情加重了吗？豹毛快步从空地上穿过，尽可能放平毛发，以免惊动族猫们。她钻进巫医巢穴。“出什么事了吗？”

泥毛正蜷伏在钩星的窝铺旁：“他想和你谈谈。”

豹毛穿过巢穴，看见族长缠乱的皮毛，心直往下沉。河族族长僵直地躺在芦苇垫上，一时间，豹毛怀疑自己会不会来晚了。钩星还剩下多少条命？她发现自己不知道答案，恐慌顿时在皮毛下冒出嘫嘫的气泡。

“我知道的所有药草都给他试过了。”泥毛柔声说，“但烧始终退不下去。”

“可他还活着吧？”

“活着。”泥毛用脚掌推了推钩星的肩膀。“她到了，”泥毛低声说，“她照你的命令过来了。”

豹毛俯身靠近。河族族长抬起头，缓缓对豹毛眨眼，泥毛直起身子。

“他非常虚弱。”泥毛挪到一旁，“别让他累着了。”

“好的。”豹毛替代了父亲的位置。

泥毛往巢穴外走时，钩星盯着豹毛，高热烧得钩星两眼灼灼。

豹毛能感觉到从钩星皮毛上一缕缕涌出的热气。她还记得自己上一次像这样被叫到巫医巢穴时的情形——日鱼将白掌托付给了她，接着便断了气。她不去理会扎在胸口的悲痛。“你想和我说什么？”

“豹毛？”钩星似乎认出她来，显得高兴了些，“谢谢你过来。”

“我当然要来。”她迅速说道。

“我本担心你会太忙。”钩星声音沙哑地说。他在窝铺里挪了挪，似乎用这么一点儿力都让他分外痛苦。他缓了一会儿，好喘上气来。“我很高兴你是一位强势的副族长，”终于，他说道，“河族会需要你的。”

“别这样说。”钩星听起来像是不指望自己康复了一样，“他们有你。你还会和河族在一起度过许多个月。”豹毛心痛不已。不管他还剩下多少条性命，这场病肯定不能将它们全都夺走吧？

“别担心。”钩星双眼紧盯她。“我知道，我会将族群安全地交给你。”他低声说，“我知道，在我选择你来当副族长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或许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怀着对族群深切的爱意，我也知道，你愿意为了保护族群牺牲一切。”

钩星的目光从她身旁飘过，眼里点亮微火，看起来，他的高烧更严重了。突然，他睁大眼睛，仿佛看见了什么，豹毛循着他的目光看去，犹豫是不是该叫泥毛来。他目光的落点空无一物。“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再度说道，“尽管泥毛让我另选一只猫。”

豹毛僵住了。钩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泥毛？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在替你担心，还是在替族群忧虑，但我告诉他，你是最佳选择，是最强大的武士，是最勇猛的族猫。”

豹毛几乎没听。她脑子里乱成一团。她的亲生父亲建议钩星另选一只猫来当副族长？他怎么能这样做？凭什么？他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吗？是他告诉豹毛，她会拯救河族的。难道父亲从未真心这样认为过？

钩星开始呢喃不清了，他的眼神缥缈空洞。豹毛知道，他已经看不到她了，于是踉跄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巢穴。落叶季的阳光落在芦苇丛外的水



面上，波光闪烁不定。她任由光线将自己晃得晕眩，感觉浑身发麻。

泥毛匆匆迎上来：“他怎么样？”

“我认为他需要你。”豹毛麻木地说道。

泥毛从她身旁走过，消失在巢穴入口。

空地边缘，族猫们正在分享她从荒原上带回的猎物。

“毛太多了。”耕尾一边撕开一只兔子，一边对鸟鸣抱怨道。

“吃起来挺香的。”湖光对微光皮说着，从一只鹌鹑上又撕了块肉，“尝几口吧。有点儿像带麝香味儿的麻雀肉。”

豹毛从他们身旁走过。她的心脏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胸腔里，死死抵住喉咙，让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向营地入口走去。她得放空一下大脑。

“钩星还好吗？”白掌小跑着跟在她身后，从芦苇丛曲曲折折的小路中穿过，“你看起来有些惊惶。”

“他病得厉害。”

“他会死吗？”

“泥毛会尽一切努力救他的。”

白掌皮毛耸动，流露出不安：“如果他死了会怎么样？”

“我会成为族长。”这些话突然显得好空洞。那是豹毛一直以来的愿望。可是泥毛却不相信她。她最希望能为她骄傲的那只猫，却认为钩星任命她做副族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他们来到河畔，白掌望着她，眼神里闪过忧虑。“别难过，”他安慰道，“钩星在星族会很开心的，你也会成为伟大的族长。”

豹毛看着他，因他的好意感动得心颤。白掌看她的眼神里盛着犹如幼崽般的爱意。当白掌看着日鱼时，日鱼也是这样的感受吗？“我难过不只是为了钩星，”她说道，“也因为泥毛说了一些……”她迟疑着。她应该说出多少呢？“过分的话。”

白掌歪过头：“我以为你们关系亲近呢。”

“我们以前是很亲近的。”豹毛咽下伤感。

白掌若有所思地看着她：“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并非最能理解我们。”

她看着白掌。年轻公猫目光中有着不加掩饰的依赖，豹毛想要温柔地舔

舐他的双耳，他还是幼崽的时候说了做了任何特别可爱的事，日鱼都会那样舔舐他。

她坐下身。白掌的陪伴与河流舒心的汩汩（gǔ gǔ）声让她突然感到宽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道，“钩星会痊愈，我也会去和泥毛谈谈。我们会把问题解决掉。”就算这是谎话，也能让白掌放心。她对他眨眨眼。她应该说些别的，转移下注意力。“你最近怎么样？”

白掌移开了目光，仿佛心里冒出的念头突然让他不好意思起来。

“怎么了？”她问道。他有什么心事吗？

白掌盯着自己的脚掌看了一会儿，尾部毛发紧张地抽动着。“我碰上喜欢的猫了。”他小声说着，没有抬头。

“真的吗？”豹毛咕噜出声，心情雀跃起来，“这只幸运的猫是谁呀？”

白掌没有回答。

“我保证不往外说。”她劝说道。

白掌望着她：“是银溪。”

她的咕噜声更响亮了。“眼光很不错嘛，”她说道，“银溪是名优秀的武



士，也很漂亮。”

“可我一到她周围，就觉得好尴尬，”白掌轻声说，“就好像她突然成了其他族群来的一样，我都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豹毛思索了一阵。“直接告诉她你的感受就好，”豹毛说道，“最差又能有多糟呢？”

“她可能会觉得我是个鼠脑子。”

“她为什么会那样想？”豹毛对年轻公猫的保护欲油然而生，“你才不是鼠脑子。再说了，她要是真那么刻薄，你一开始又为什么会喜欢她呢？”

“可如果她不喜欢我呢？”

“那弄明白她的心思，不比把时间浪费在惴惴（zhuì zhuì）不安上好吗？”豹毛发现白掌并不信服，于是接着说了下去。“如果你把你的感受告诉她，而不是偷偷揣在心里，她会对你产生更多尊重的。”豹毛用鼻头蹭了蹭他的脸颊。“你想让银溪开心，对吗？”

“当然了。”

“那就去告诉她。就算她拒绝了，也不会要了你的命。你是一名真正的武士，有什么扛不过去的？而且，她的想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足够的自信，表达自己的想法。”

“真的吗？”她看见白掌眼中闪烁的希望。

“真的。”伴随着突如其来的诧异，她意识到这些话其实并不完全是说给白掌听的——这也是她给自己的忠告。就算泥毛认为她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河族又怎样？重要的是，她有足够的能力。她不知道钩星还剩下多少性命，也不确定他能否从这场疾病中活下来，但她知道，若是钩星去世，她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族长。与此同时，在钩星生病期间，她可以让每只猫都看到她会成为怎样的族长。她会证明泥毛错了——还有蛙跃，以及任何怀疑她的猫。钩星选择她作为继任者时，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会让大家都看明白的。

我踏在正确的道路上。

她凝望着波翻浪涌，看河水泛着泡沫向下游奔去。很快，每只猫都会明白。我所遵循的正是星族为我铺好的路。

第五章　边界守卫战

“灰池。”豹毛对烟灰色母猫点点头，“带上水獭斑和石毛到荒原去狩猎。”

“我可以一起去吗？”蔺爪期待地看着她，“我从没在荒原狩猎过，但我在森林里练习了潜行。我那天还追过一只兔子呢。”

“你抓住了吗？”豹毛问。

“没有，但很接近了。”蔺爪挥舞着她那深灰色的尾巴。

豹毛看向石毛：“她准备好没有？”

蔺爪挤到老师面前。“我当然准备好了！”她愤愤不平地说道，“巨爪昨天就去荒原了，我受训时间和他一样长的。”

石毛好笑地抽动胡须：“她可以加入队伍。”

豹毛从黎明起就没合眼。她在梦里追着猎物经过河族领地的河岸，又钻进芦苇荡，怎么也抓不住，搞得她懊丧不已，巴不得快点儿开始这一天的职责。她不耐烦地踱（duó）着步子，等待族猫们睡意蒙眬地从各自的巢穴中出现。空地里一聚集起足够的猫，她就立刻开始组织巡逻队。

夜里，她一直在考虑钩星的未来和她的未来。泥毛昨天说的——他能想到的药草都给族长用过了，却全无效果——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毕竟钩星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了。至少，钩星也还需要时间康复。她还回忆起钩星说，他将河族托付给了合适的继任者。既然他还得病上很久，那这就是豹毛证明族长所言非虚的机会。倘若她成功了，泥毛就会明白河族有她这样强壮能干的首领是好事。等钩星痊愈后，族长也会发现她除了有勇，也一样有谋——或许他会更频繁地听取她的意见。

豹毛已经派柔翅带队去标记雷族边界了，波掌则领了另一支队伍去上游捕鱼。现在，她决定组织一支队伍到荒原上狩猎去。昨天与风族武士狭路相逢，再加上知道影族也在同一片领地上狩猎，她觉得保持河族在荒原上的存

在很重要。

“盯着点儿那些风族猫，”灰池领队向出入口通道走去时，豹毛对母猫说道，“如果看见他们了，就把他们撵走，不准他们捉猎物。”

空地边缘的蛙跃瞥了她一眼，豹毛望回去。“你今天可以修补营地围墙的缝隙，”她对他说，“天心和响肚帮你。”

蛙跃点点头，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豹毛转向白掌。她给他准备了特别的任务：“你和银溪今天上午跟我一起狩猎。”

白掌睁大了眼睛。“我和银溪？”他咽了口唾沫。

“别忘了，”她对年轻公猫说着，声音严肃，但充满鼓励意味，“你必须大胆一些，自信一些。”

白掌犹犹豫豫地扫了一眼武士巢穴。“我不知道她醒没醒，”他小声说，“昨晚是她值夜守卫。”

“那只是因为她太担心父亲，睡不着。”豹毛告诉他，“今早能有机会出去狩猎，她大概会很高兴。这样她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了。”

白掌依然满面焦灼：“她或许会想留在营地里，离钩星近一些呢。”

“留在他身边也没有用。”豹毛告诉白掌，“况且他有泥毛照顾呢。”她不会让白掌因犹豫而错失与银溪共处的机会。尤其是现在，银溪必定处于心急如焚的状态。哪怕不说别的，银溪也会需要一位朋友。“去把银溪叫醒吧。我去看看钩星如何了。”

她蓬开毛发往巫医巢穴走去。阴云从荒原上空滚滚而来，她能尝到风中带有雨水的气息。但她不会让天气阻止她的计划。再说了，一位称职的族长承担的巡逻责任，不该比她的武士少。

豹毛靠近巫医巢穴，肚里紧绷绷的。钩星情况恶化了吗？他昨天看起来命悬一线，但他肯定又熬过了一晚，否则泥毛早已告诉她了。她想象自己又得经历一场昨天那样烧糊涂了的对话，口中顿时品尝到恐惧的味道。钩星还会告诉我哪些我不想知道的事呢？

豹毛抛开这些思虑，强迫自己将族群利益放到第一位。这个族群的族长正重病在身。他是否已经失去了一条命？还是两条？她钻过垂下的苔藓，稳住呼吸，做好面对最糟情况的准备，接着迈步走进洞穴。

泥毛发出愉快的咕噜声，向她打招呼："我正要去找你呢。"

惊诧在豹毛的皮毛间窜动。钩星在他的窝铺里坐起了身，明亮的眼神不再是因为高热烧灼，而是闪耀着欢迎的神色。"嘿，豹毛。"他的声音依旧有些沙哑，但听起来有力多了，"族群怎么样？"

"大家都好。"想到昨天钩星一副病重垂危的样子，她实在没料到他会恢复得这样迅速。豹毛感觉有点儿眩晕。"我已经——"她迟疑了。原来她还是暂且成不了族长。她临时掌权的时候也不多了。"我已经派出巡逻队了。"她不会提到自己派了一支队伍去荒原。钩星是不会赞成的。她沮丧得脚掌发痒。她没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证明自己的行事之道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她又得回到不停道歉的状态——为了在荒原上狩猎，也为了任何与他的想法不一致的决定。

"他的高烧在黎明前退下去了。"泥毛快活地对她说，"他甚至还吃了点儿猎物呢。"

钩星将尾巴弯过来盖住脚掌："我感觉好多了。"

"那就太好了！"豹毛强迫自己发出咕噜声。这下她怎么向泥毛证明，她会成为伟大的族长？她反而不得不退回副族长一职上，脑子里还忘不掉钩星那些噬骨的话语——泥毛让我另选一只猫。

泥毛向通道口走去。"我去检查一下藓毛。"他说道。

"很高兴你感觉好些了。"她迈步来到钩星的窝铺边缘坐下，"我昨天和你讲话的时候，你显得挺不在状态的。"

钩星满面疑惑："我昨天和你说话了吗？"

"就在我巡逻回来以后。"豹毛注视族长的眼睛，想要找到记忆恢复的迹象。他能记得起来吗？

"我当时一定神志不清醒。"钩星说道，"我说什么奇怪的话没有？"

"没有。"豹毛语气随意地回答，"你只想确认族群一切安好。"

"那就好。"钩星抖散凌乱的皮毛，"今天的巡逻队是谁领队？"

"柔翅、灰池和波掌。"她暗自希望钩星不会问起她将队伍派去了哪里。

"选得不错。"他说道，"他们到河里捕鱼去了吗？"

"波掌的队伍捕鱼去了。"豹毛告诉他，"灰池的队伍在抓陆上猎物，另

外，”她迅速遮掩过去，“我派柔翅的巡逻队去标记雷族边界了。”

“既然雷族想把风族带回来，那我们最好尽快把风族那侧的边界也标记一下。”

“好的。”她紧咬牙关，努力压抑反驳的欲望。显然，钩星已经彻底放弃挣扎，要将新获得的狩猎权交出去了。毫无疑问，他准会听说她派了队伍到风族的土地上狩猎，然后就会长篇大论地批评她太冒险，可能会触怒雷族。这倒是不能把她怎么样，但等钩星听到她在荒原上把风族武士赶走后，他又会说什么呢？还是等这个情况发生时再去处理吧。眼下，白掌和银溪正在等她。“我得走了。”

“哪里出问题了吗？”钩星皱起眉。

“没有。”她回答道，“只是我答应了白掌和银溪，要和他们一同狩猎去。”

钩星眼神一亮：“你能叫银溪来看看我吗？她肯定担心极了。”

“是的。”豹毛告诉他，“但我始终没让她闲着。”

“多谢你。”钩星感激地说，“但我希望你的队伍能换一只猫来顶替她。我想和她待一会儿。”他眼里闪着泪光。

豹毛心往下沉，却依然颔首应下了。“当然。”她总不能连这点儿陪伴都不给他。钩星差点儿就和女儿阴阳两隔了。可她依旧感到失望，她如此迅速地丧失了证明自己和自己的想法的机会。派往风族的巡逻队不得不中止，这下，她连帮白掌撮合的机会也没了。她恼火地从巢穴里走出来。

白掌正站在营地入口处，一旁站着银溪。白掌看起来就像是个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的学徒。雨水已经落下，营地早已湿透了。

“钩星想见你。”她对银溪喊道。

银溪慌张得目光闪烁起来：“他病情恶化了吗？”

“他好多了。”豹毛的声音响彻空地。蛙跃正忙着修补营地围墙裂隙，他放下掌中编织的芦苇。

“感谢星族。”蛙跃说道。

“河族承蒙恩典。”他身旁的天心说。

银溪已经眯起两眼抵挡雨水，疾步向巫医巢穴奔去。她用鼻头挑开路往里钻的同时，豹毛来到白掌身边。

“很抱歉。”豹毛说道。她搞得白掌紧张兮兮的，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没关系。”白掌抖散湿润的皮毛，但豹毛看得出他的失望。

“我们还是得去狩猎。”豹毛对他说，“我们叫上刺牙和莎草涓吧。”

那两名武士正和田鼠掌、芦苇尾一起缩在莎草丛下避雨。

豹毛对四只猫喊道：“跟我们一起去狩猎吧。”



四名武士快步穿过营地，似乎很高兴终于有事可做。狩猎能让他们身体暖和起来。

豹毛带领队伍离开营地，沿着小路来到垫脚石边。光滑的岩石今天虽露在水面上，但也只是勉强冒个顶而已。等队伍回来时，河流必定已经将石头淹在水下了。她跳过垫脚石朝河谷走去。路上途经一小片山毛榉（jǔ）林，有鸟躲在树林中。

他们一直狩猎到日高时分，抓到了一只椋（liáng）鸟和一只鸫（dōng）鸟。

“我们把这些埋起来，回去的路上再带。”豹毛提议。

刺牙透过雨幕对她眨眨眼：“我们还不回家吗？”

“河谷那边猎物应该很不错。”豹毛说道。

白掌点点头。“河水这么湍急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鱼被困在浅水区。”他附和道。

豹毛抖掉胡须上的雨珠。“我们往河谷顶上走吧，”她说道，“那样比绕路要快些。”

莎草涓向岩壁顶端望了一眼。“要是掉下去的话，距离河面落差很大。”

“别担心。”白掌揶揄（yé yú）地轻轻推她，“你要是摔下去，我会抓住你的。”

莎草涓也推了回去：“我可不打算太靠近边缘，给自己掉下去的机会。”

“我不会让你们任何猫掉下去。”豹毛亲切地说道。尽管大雨如注，但她依然很欣慰，白掌似乎已经摆脱了将银溪留在营地里的失望。她沿着小路走去，路径陡峭地向上蜿蜒。

靠近河谷顶部时，一股熟悉的气味涌入豹毛鼻端。她停下脚步，脚掌泛起警惕的刺痛。

“那是什么？”田鼠掌扬起口鼻。

“我闻到了风族的气味。”他们昨天在荒原上发现的几名武士又回来了吗？豹毛一怔。还有另一种气味和风族气味混在一起。她竖起皮毛。“雷族和他们在一起。”

莎草涓挪了挪脚掌：“你觉得他们发现我们在风族领地上狩猎的事了吗？”

“也许牡鹿跃去求他们帮忙了。”刺牙说道。

豹毛肚里一紧。“他们出现在这儿的原因不重要。”她低吼道，“他们谁都不该到河族领地上来。”

白掌向悬崖顶端走去。“我们昨天对他们太温和了。”他已经恼火地奓开了尾巴。

“你等等。”豹毛眯起眼睛抵御雨水，快步向白掌追去。白掌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状况，完全可能遭遇伏击。“让我走前面。”她走到领头的位置回头查看，确保每只猫都远离了悬崖边缘。

尽管风雨不停，但雷族与风族的气味此时已经非常强烈，毫无疑问，这是一支两族联合的队伍。怒火随着豹毛的血流勃勃跳动。没有族群尊重河族的边界吗？她贴平双耳，做好了与他们对峙的准备。她会给他们一个自我申辩的机会，但解释擅闯河族领地的原因最好足够充分。她努力透过雨幕望去，辨认出悬崖顶部的小径上一个个正迈步而行的身影。

“我看到他们了！”身后的白掌说道。

“让我来谈——”

白掌从她身边挤过，冲向前方。

“白掌！”豹毛盯着他。

白掌洪亮的喊叫压过风声，伴随他向入侵者们发起冲锋：“跟我来！”

豹毛拔腿跟上。雨水拍打着她的脸颊，她被眯得视线模糊，风族与雷族猫的身影渐渐清晰起来。她辨认出了这些猫的皮毛。他们是雷族的火心与灰条，以及风族的坏脚与一根须。她大惑不解，脑子一时有些转不过来。这些猫不是她昨天赶走的风族越界者。风族的其余成员已经归来了吗？为什么雷族猫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时间揣测了。白掌已经扑向火心，将他撂倒在地。

莎草涓从豹毛身旁奔过，扑向了一根须。她将公猫拖得立足不稳，狠狠劈向他的耳朵，接着用两只前掌揪住他连连翻滚，惊险地靠近了悬崖边缘。

豹毛向他们跃去，抓住莎草涓的皮毛将她往后拽。

莎草涓丢开一根须转向豹毛。她认出将自己从风族武士身上拖开的是她的副族长，随即惊诧地睁大了眼。“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保证过不会让你们掉下去的。”豹毛朝边缘点点头，一根须正在崖边

上慌忙起身。风族武士竖起皮毛扑向莎草涓，他咆哮着，砰的一声将虎斑母猫从豹毛身旁撞开了。但莎草涓脚掌抓稳了地面，她后肢直立向风族公猫的口鼻挥出前掌，用凶狠的一击揍得他踉跄起来。

刺牙与田鼠掌正撵得坏脚沿着小路往回撤，他们朝他挥打不断，坏脚则蹒跚着往后退，那只畸形的前掌让他每走一步都摇摇欲坠。

当芦苇尾扑向灰条时，雷族武士一脸惊惧，但他的反应比毒蛇还迅速，用势大力沉的攻击将芦苇尾拍到了一边。豹毛奔向灰色武士，就在芦苇尾忙着站稳脚跟之时，她已经直扑灰条，对方踉跄几步后摔倒在地。

“这是河族的土地！”豹毛一边朝对方的耳朵咆哮，一边在地上与他扭打，用后掌踢蹬他的腹部。灰条发出狂怒的尖啸，奋力挣扎，想将她踢开。但芦苇尾已经叼住了灰色公猫的尾巴，狠狠咬下去，让他因剧痛再度发出尖叫。

满足从豹毛胸中涌过。这帮入侵者得到了他们的教训。她松开掌间力道。该让他们逃之夭夭了。他们不会再敢往河族领地上踏一只脚掌。



但一声吼叫透过雨幕骤然传来，让豹毛浑身皮毛再度奓开。她猛地扭过口鼻望去，骇然瞪大眼睛，发现更多雷族武士正迈着如雷脚步沿小路奔向他们。

虎掌！豹毛立刻认出了暗色公猫宽阔的头颅。他正领着第二支战斗队向崖顶冲锋。柳带、白风与沙爪紧跟在他身后。战况陡然逆转，河族变成了数量占劣势的一方。

豹毛跃起身要与他们对峙，但虎掌已经一头将田鼠掌从坏脚身上撞开了。暗色虎斑猫用前掌抓住河族公猫，将他甩翻在地。田鼠掌翻滚身体想要站稳脚跟，但虎掌像狐狸似的狠狠咬住他的后腿，牙齿插进了河族公猫的皮毛深处。

田鼠掌皮毛突然蓬开。他用爪子将自己从草地上拖过，拼命蹬踏才摆脱了虎掌，接着，他惊恐地奔入灌木丛间。

豹毛跃向虎掌。她还没能碰上对方，柳带就扯住了她的尾巴，爪钩直撕到骨头上。灼热的痛苦从皮毛间蹿过，豹毛嘶吼着转过身面向雷族母猫，用利爪划过她的口鼻。柳带满眼怒火地瞪着她，立身扬起一只脚掌，眼看就要反击回来。豹毛觉得一阵慌张从腹间闪过。

白掌正与灰条扭打。火心和白风合伙的攻势逼得芦苇尾退到了小径下方。坏脚扑向刺牙，风族公猫这下只需要面对一名武士，他拖着畸形的脚掌，却敏捷得令豹毛惊诧。莎草涓缩在地上，一根须与沙爪堵在她面前，她只得绝望地扑打脚掌反击。豹毛与族猫们若是还想活着脱身，豹毛就得像狐狸一样狠命相搏了。

柳带那一击已经瞄准了豹毛的口鼻，但她的脚掌还没落下来，豹毛便已动作迅猛地扑向了她。豹毛一头撞上柳带的胸口，把对方撞得飞了出去。她紧接着转身帮助刺牙。她打算先把坏脚撵走，然后再对付别的猫。

“去帮莎草涓！”豹毛一边对刺牙高呼，一边从他身旁冲过，将爪子插进坏脚的肩膀里。刺牙转过身的同时，她拽着坏脚把体重落到他最孱弱的脚掌上。公猫在她身下猝然歪倒，豹毛心头亮起胜利的火花。她趁势让坏脚跌倒在地，这下，公猫和扭动挣扎的鱼一样无计可施了。她瞄准了对方的脖子。但豹毛还没来得及狠咬一口，就感觉有利爪插进了她的后颈皮。一双强壮的



脚掌猛地将她向后拖开，她扭过头，望见挨在自己脸颊旁边的是虎掌那双炯炯的眼睛，顿时感觉惊诧从全身涌过。他之前分明摆出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现在竟敢又来攻击她？“凭星族的威名——”

虎掌毫不留情地将她甩在地上，用整个体重压下来把豹毛的口鼻杵进潮湿的泥地中。“你看懂了吗？”豹毛被泥泞堵得窒息，他低沉的嘶叫在耳中响起，“为了保护我的族群，就算要伤害我欣赏的猫，我也随时准备着。”

他以为这是在上一堂课吗？狂怒在豹毛耳中咆哮。她的心脏都快要爆裂了。她将四只脚掌都插进地里，奋力上拱，拼得身上每根毛发都竖了起来。她感觉虎掌的身子向一侧歪斜移动，于是加倍用力向上抵去。雷族公猫挣扎着保持平衡，脚掌在泥地里直打滑。我制住他了。

豹毛调整重心，趁机将他推得更高。她感觉对方从她背上往下滑，于是最后一掀，欣然听见他砰的一声侧摔倒地。她正打算扭身过去撕开虎掌的耳朵，却听一声惊恐万状的尖啸传来，几乎令周遭的雨滴都随之颤动。

她僵住了。周围的混战也一时停止，每只猫都向声音来源转过脸去。她看到一双双骇然瞪大的眼睛。循着这些目光看去，她呼吸一滞，发现视线的落点在悬崖顶部。

灰条正蜷缩在草地上，眼睛越过崖边张望。他奓起了全身皮毛。

豹毛冲到他身侧。恐慌骤然袭来，她浑身僵直，仿佛身体也明白她的大脑不愿看到悬崖下的景象。她跟着雷族猫的视线，目光沿着陡峭的崖面下落，直望到下方咆哮的水流。一个深色脑袋在苍白的水花中沉浮了一瞬，接着消失无踪。

一声惨叫不受控制地从豹毛喉头冲出：“白掌！不——！”

第六章　沉痛的反思

豹毛没有印象自己是怎么回到营地的。她只是记得掌下的草地，记得拉扯皮毛的河流，记得簇拥在周围的族猫，还记得时不时会有猫提供一个肩膀，将她撑起来。

在河谷边上，火心还想找借口。灰条声称他原本在试图救起年轻公猫。但豹毛听他们说话时仿佛隔着一座瀑布，他们的声音都被淹没在悲痛的咆哮中。

等意识到自己已经回到营地后，豹毛感觉身心麻木，仿佛自己已经同白掌一起死去，只剩下一缕残魂了。可接着，甲虫鼻问她白掌在哪里，而她只能望着甲虫鼻。刺牙不得不开口解释，就在他告诉年轻武士的父亲，说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时，紧紧缠住豹毛的惊骇突然松开了缝隙，她像一根腐烂的树枝般瘫倒在地，思绪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现在她睁开了眼睛，看到的是巫医巢穴。星光正透过围墙照进来，她疑惑地眨眨眼："我怎么在这里？"

"你需要休息。"泥毛温柔的声音仿佛在欢迎她从一趟漫长的旅途中重归家园。他正凝视着豹毛蜷缩的窝铺，豹毛也看着他，觉得自己应该抬起头，但怎么努力，头颅仍像磐石般沉重。她的身体变得如同河流一般，任由周围的土地进行指引与塑造，却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我受伤了吗？"她问泥毛。

"身体上没有，"泥毛呢喃道，"但不是所有伤口都在身体上。"

豹毛想知道泥毛是什么意思，但并没有开口问。她只想沉沉睡去，直到河谷里的惨剧不再填满她的脑海。她闭上眼睛，任由自己沉入黑暗中。

"豹毛。"日鱼的声音带来了一抹光亮。她能感觉皮毛上的暖意正在弥合自己拼命想要逃离的痛苦。她依然沉浸于睡梦中，张开眼睛看到了她的好友。日鱼的皮毛间闪烁着星辉。她双眼明亮，仿佛眼眸背后是泼洒银辉的明

月。豹毛抬起口鼻，想要触碰围绕在日鱼周身的光华与欣悦。接着，一转眼间她来到了河谷，日鱼挨在她身边，地上躺着白掌湿透而肮脏的尸体。白掌皮毛残破，血迹斑斑，被河流反复拍打后，几乎认不出来了。他两眼空洞无物。

“你怎么能任由这样的事发生？”日鱼对豹毛眨眨眼。日鱼眼中没有指责，只有浓重到极致的悲恸（tòng）与绝望，几乎让豹毛的心碎成两半。“你保证过会照顾他的。”日鱼眼中倒映着豹毛心头尖锐而深重的痛苦，“你保证过——”

一只脚掌戳了戳豹毛。有谁在摇晃她的肩膀。那是只真实的猫，活着的猫。是白掌吗？他在这里吗？他会不会告诉豹毛，这一切只是个噩梦？豹毛猛地抬起头，在漏进巢穴的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田鼠掌缩回脚掌，焦急地看着她。

不是白掌。失望攫（jué）住了豹毛的呼吸。

田鼠掌开始说话了。“你得振作起来，”他说道，“我知道你很痛心，但你不能一直待在巫医巢穴里。族群还在狩猎，他们需要知道你没事。巡逻队需要组织。巨爪和荫爪的训练需要安排，另外……”

豹毛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但从中传出的话语似乎毫无意义。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她，族群也能活。她躲得远远的，族猫们说不定还会过得更好。“他们还有钩星。”豹毛麻木地说道。

“但你才清楚哪里猎物活动多。”田鼠掌说道，“你才清楚最近哪些边界被标记过。我们需要你。”

她盯着公猫。别来烦自己不行吗？白掌死了，因为自己的原因他被害死了，就像他的母亲和他的老师一样。这已经超过了豹毛的承受极限。“我犯下了太多错误。”她将口鼻塞到脚掌下，闭上双眼，逃回睡梦之中。

再度醒来时，她抬起头环顾巫医巢穴，感觉到某种一触即碎的理智。

“蛙跃？”她看到坐在自己窝旁的猫，惊讶地眨眨眼。

蛙跃用鼻头将一沓湿漉漉的苔藓推向她。“你一定渴了，”蛙跃说道，“从这里面喝点儿吧。”

他说得对。豹毛口干舌燥，还饥肠辘辘，仿佛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一样。“我在这里多久了？”

“快五天了。”蛙跃告诉她，并将苔藓推得再近些，“喝吧。”

她舔舐苔藓，享受冷水的清新，接着便像幼崽般吸吮起来，用舌头将最后几滴水也挤干净了。

白掌死了。她的心再次缩紧，这个念头犹如劈过来的尖爪，但这一次，悲哀并没有将她吞没。她吸了口气，让痛苦如河中泥沙般沉淀下去，只剩下如泉涌般清晰的思绪。“你怎么在这里？”她的目光从蛙跃身边掠过，“是泥毛叫你来的吗？”

“我一直在担心你。”他琥珀色的眼睛透着温柔。

“为什么？”她疑惑不解，“你一定恨死我了。”

蛙跃讶异地对她眨眨眼：“我为什么要恨你？”



“白掌死了是我的错，”她说道，“我还差点儿害死了藓毛。你的孩子差点儿就……”她咽了口唾沫。骤然间，她过往做出的所有决定似乎都显得大错特错。她遵循了错误的道路。她本该成为他的伴侣，孕育他的孩子，那样白掌就还活着，族群也会幸福从容。

“白掌不是你害死的，”蛙跃说道，“你还救了藓毛。”

“但是我把他们俩——”

“是你把他们俩带去参加了巡逻队，”蛙跃告诉她，“他们是武士，也是你的族猫。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此刻，他认真凝视着豹毛的双眼，让她想要移开目光。

她心头泛起新的痛楚。“我本该将爱放在第一位的，”她说道，“我本该让你留在我身边。我想你。”

她看到蛙跃脖颈周围的毛发不自在地竖了起来，顿时难堪得浑身发烫。

“我也想你。”他静静地说道，“我会永远在这里的。作为你的朋友。”

豹毛心怀感激。她终究没有失去作为朋友的他。

蛙跃从猎物堆带来了一条鳟鱼，然后一直留下来确保她将食物吃掉。他离开后，豹毛打了一会儿盹儿，日高后醒来服用了泥毛为她准备的药草。

“银溪想见你。”她咽下苦涩的混合物时，泥毛告诉她。随后，他用鼻头将一条鱼尾巴向她推去，好驱赶口中药草的余味。

豹毛感激地舔舐鱼尾巴：“她还好吗？”

“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泥毛说道，“我和她说你愿意见她。”他期待地望着豹毛：“你愿意吗？”

“可以。”豹毛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族猫们了。

泥毛用鼻头碰碰她的耳朵。“我很高兴你感觉好些了，”他柔声说道，“我一直在担心你。”

“我会没事的。”豹毛安慰地对他眨眨眼，“别忘了，我是你的孩子。我是在困境中活下来的那个。”

泥毛咕噜着从巢穴里走开了。片刻后，银溪用鼻头挑开入口的苔藓，钻了进来。

“嘿。”银溪的蓝眼在巢穴的阴影中闪烁着。她挨着豹毛的窝铺坐下来。

“你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豹毛坐起身。

她看向银溪。银溪正不安地抽动尾巴。灰色虎斑母猫还有其他烦心事吗？“你想见我？”

“我希望我跟你去了河谷，”银溪愧疚地说道，“而不是留下来陪钩星。”

豹毛感到一阵同情，反复思量自己的决策若有不同，结局会怎样改变，这种感受她再清楚不过了。“钩星当时需要你，”她说道，“你得陪着他。他差点儿就丢了性命。”她在窝铺里移动身体。力量似乎涌回了她的脚掌中。它们泛起痒意，急欲外出。“就连星族也无法逆转河族发生的事。我们当时寡不敌众。就算你在场，也不会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意味着我又多了一只身处险境的族猫。”她迎着银溪的目光，“我很高兴你留在营地里，平平安安的。”

银溪盯着她，视线中似乎仍有一个疑问，一句她尚未说出口的话。

“怎么了？”豹毛柔声问，“你还有别的困扰吗？”

“我听说是灰条——”银溪的声音小了下去，仿佛不忍心提起白掌的死。

“你可以说出来。”豹毛低吼，“灰条杀了白掌。大概整场伏击都是他策划的。我会让他后悔自己——”

银溪打断了她：“但我听说灰条尽力救白掌了。”

豹毛皮毛倒竖。雷族的谎言怎么传进了河族营地？“谁这么告诉你的？”

“我只是听说他是这么说的。”银溪迅速说道。

“他撒谎！”

“你看到他把白掌推下悬崖了吗？”银溪紧盯着她。

“我用不着亲眼看。”豹毛强迫自己的脚掌停止颤抖，“灰条当时身子都俯过了悬崖。很显然，就是他推的。”

银溪移开了目光。“我猜是吧。”当她再度抬起眼时，目光中的疑问似乎已经消散了。“白掌的死并不公平。我会想念他的。他是一名了不起的武士。”

银溪的声音里带了些空洞，仿佛幼崽在尽职尽责地背诵育婴室的规矩。肯定是因为悲痛，肯定是因为她无法承受过度的哀伤，不然这只母猫怎么会听起来那样冷漠？

豹毛忽然思索着，自己是否该将白掌对银溪的情感告诉她。

这时，泥毛轻步走进巢穴。“让豹毛休息吧。”他对银溪说。

银溪看看豹毛。“她会好起来的，对吧？”

“当然。”泥毛挥舞着尾巴将银溪赶向出口，“她只需要重新积攒起力量。”

豹毛看着银溪钻过垂下的苔藓，消失了。豹毛脚掌刺痛。就算是出于悲痛，银溪的语调与疑问里也有某种东西，让她始终感到不安。她忍不住认定，这只母猫对她隐瞒了一些事。

泥毛迈步来到豹毛窝旁：“你想从猎物堆上来点儿吃的吗？”

“晚些吧。”她说。她希望泥毛给她带吃的之前，族猫们能先挑选猎物。她对泥毛眨眨眼，强烈的感情在心头引发刺痛。“谢谢你照顾我。”她轻声说



着，回忆起上次同他谈论自己担任副族长的时候。他依然对自己能胜任怀有疑虑。豹毛以前为此沮丧极了。但现在，她很久以来第一次觉得，或许泥毛说得没错。羞耻在她的皮毛下灼灼发烫。“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他睁大眼：“为什么不值得？”

“我们都知道白掌的死是我的过失。”豹毛对他说着，又被一阵伤感席卷。日鱼的孩子，我爱他爱得视同己出，却没有保护好他。绝望将她淹没，但她最好还是面对事实。蛙跃轻易放过了她，是因为他心善。泥毛会坦言相告的。豹毛知道自己必须直面自己的罪孽，她做好准备了。

“你不能对每只猫身上发生的每件事负责。”泥毛坚定地告诉她。

“但白掌是因为我才冲进战斗中的。”回忆起白掌率先冲上去与雷族队伍对峙的情形，豹毛如鲠在喉，“如果不是我总是强硬禁止其他族群入侵我们的领地，他就不会这么心急冲上去开打。”罪恶感在豹毛的皮毛下蠕动。“你警告过我，说我太急于开战。橡心和钩星都警告过我。”她胸口发紧。“一定是我教导白掌时，让他也延续了我的想法。正是因此他才会在河谷上送命。”

泥毛靠近了些，目光紧紧锁住她的双眼。“你教他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武士，”泥毛轻声说，“你教他学会了勇敢。白掌不是唯一一名会冲入战局，与他们厮打的武士。别忘了，是雷族踏到了我们的领地上。”

“可要是他没有冲上去呢？”

“就算他没冲上去，你会允许他们就这么过去吗？”泥毛问。

“我应该那样做吗？”

“我想象不出哪位副族长会不做出任何挑战行为就允许越界者离开。”

豹毛对他眨眨眼，突然渴望宽恕：“也许一位不像我这么急躁的副族长就会。”

他面露疑惑：“你在怀疑自己吗？”

“为什么不呢？你也怀疑我。”豹毛在他目光中搜寻，渴望看到证据，告诉自己这并非实话。

他眨眨眼：“不，我没有怀疑你。”

“但你让钩星不要选我担任副族长。”

他的皮毛沿着背脊，泛起不自在的波纹。



豹毛接着说道："我很抱歉。我本来不该知道这件事的。但钩星发烧烧糊涂的时候告诉我了。"

泥毛望着自己的脚掌，胡须垂向地面。"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但你的确叫他不要选我。"豹毛小心翼翼地望着泥毛，等待一个回答。

"我是说过不假。"泥毛抬起眼来望着她，承认了，"但不是因为你无法胜任。我见识过你对族群的关切，见识过你的热情与奉献精神。我依然认定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族长。我从未忘记幻象向我揭示你有朝一日会挽救族群，我也依旧坚信着。但我担忧的是，你拯救他们时选择的途径不是和平，而是战乱，我害怕你将来会后悔。"

他的话语刺痛了豹毛。这些话的确是事实。她总是准备为族群而战，或许准备得太急切了，那么多被她所爱的猫都已经死去。

也许现在是时候歇一口气了。她可以试试做出不同的决断。她对泥毛眨眨眼。"你说的话里包含了事实。但白掌的死已经让我明白，当一名武士凭借本能而非理智做出行动时，会有什么下场。"

他竖起双耳："真的吗？"

"真的。"豹毛承诺道，"我或许永远也无法像钩星那样稳重包容，但我再也不想经历这种体会。我再也不想被迫质问自己，我是不是某只族猫送命的原因。"

"我很欣慰。"泥毛喉间有咕噜声翻滚，"你还是幼崽时，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豹毛。只要你能在维持和平与捍卫族群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那我认为，你将会成为河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族长之一。"

豹毛感觉心头一轻，一小部分的愧疚也随之冰消雪融。她犯了个错误，错误带来的遗痛将永远伴她左右。但她的父亲相信她还有改变的可能。她会恢复，会变得更加强大。明天她就要离开巫医巢穴，摆脱过去的自己。她会将理智放到本能之前。她要全心全意地成为最优秀的副族长——河族理应有这样一位副族长。

流水之力

有入侵者？噢，原来是你啊，小两脚兽。你怎么到河族领地上来了？你是来捕鱼的吗？不是？那你们为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是想知道河族的战斗之力从何而来吧。其实，答案就在你的眼前。

没错，流水就是力量。没有什么能够与水的力量相抗衡，正如没有什么能够击败齐心协力的河族武士。水为我们带来食物与清凉，同时又将狐狸、狗和好奇的两脚兽隔绝在外。水给了我们选择战斗与否的特权，因为很少有猫敢游过边界进攻我们。

我们能像鱼一样涌出河道，在敌猫发现我们的方位之前，就如洪水般占领河岸。我的族猫虽然拥有一身宠物猫般光洁华丽的长毛，但再走近些，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特别之处——能强有力划水的四肢和能在激流里灵活控制方向的尾巴。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狩猎的吗？下期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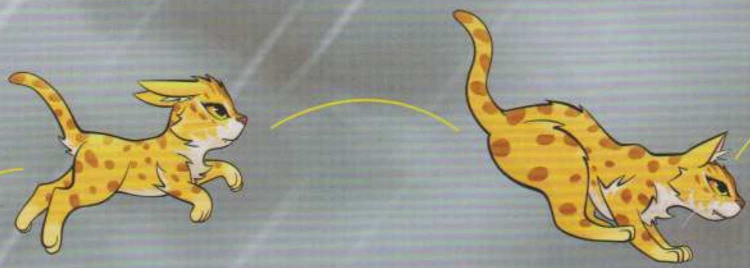
猫武士
首部曲
WARRIORS 双语版
①呼唤野性
Into the Wild
[英] 艾琳·亨特 著
赵振中 译
中英双语，体验加倍原汁原味
N 刷过后，忍不住 N+1 刷的选择
一书两读，过足猫瘾！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7

下集预告

继失去白掌的悲痛后，豹毛又不得不全力去面对一个个新的挑战。四大族群的混战中，河族与影族结盟战败；赖以生息的河流受到污染，族猫纷纷中毒；洪水导致营地被淹，河族流离失所。内忧外患之际，身为副族长的豹毛该如何应对？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ISBN 978-7-5148-8897-3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定价：15.00 元